



08054

魯齋集卷之五

宋王柏撰

後學胡鳳舞丹樵校梓

跋道統錄

立天道者陰陽也立地道者剛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於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昔陳君平甫請于張宣公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十四聖人槩為作傳而國朝濂溪河南橫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而下及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著成一書宣公遜謝不克

卷五

魯齋集

一

退補齋

堪曰若哀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雖有是言而未  
有是書也後幾百年天台玉峯車君始成是書理其緒而分  
之比其類而合之曰大原者統之體也曰明訓者統之用也  
曰分紀者統之序也有經焉有傳焉有史焉可謂善繼朱張  
二先生之志而述其事者也嗚嘻偉哉書乎所以閑先聖之  
道而大一統也矣使近理而亂真者不敢與於斯云

天跋麗澤遺文錄後

遜齋昔嘗羨里之藏書母夫人欣然出簪珥為致書費曰吾  
家非窮空特欲汝曹異時見此不忘吾此意東萊先生常誌  
此語於墓今觀麗澤手書遺文密扎細字粲然於綠督書卷  
者幾百年矣豈非先生嘉其母子之志以成人之美者乎子

子孫孫猶不可忘此意也拜手敬觀書其後以歸之

跋季兄大學編

大學之編明白整潔悉落窠臼非用工深者未易到予交季君之日淺觀其辭氣宜未稱此編者何其善於韜晦也爲之驚異且自媿知人之難性翁問曾見小學否實言外之教云

跋張魏公憂居帖

予每觀魏國張忠獻公之行狀見其一再奏疏於謫居二十年之後寢苦枕塊之時忠孝之誠真足以立天地之心壯綱常之本未嘗不爲之泣下高宗皇帝初不以爲忤而逆檜之餘孽未殄羣吠喧豕而公復貶矣又未嘗不爲憤恨今觀公憂居三帖正此時之筆也讀其幸教使不悖孝道之情又足

卷五

魯齋集

二

退補齋

以想其篤厚淳至之素心此又忠孝之本也未知此帖所與者何人而能問公之安否於憂危可畏之時信賢矣哉考其歲月則紹興乙亥之夏至今寶祐甲寅正及百年吁綿竹之塋域何在方兵連禍結其存亡未可知而公之後復冥漠而不振讀公之帖者必有感於今昔者矣嗚呼悲夫

寶晉小楷跋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邵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稿一冊再三囑予爲之序予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寶晉之字幾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崛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字而間暇平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憚煩也非故態時露一斑幾不能辨靜

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亦正在故態中若夫收藏跌宕之氣運功於毫芒如觀魚紫硯間而甲冑森然如走馬蟻封內而動中規矩此寶晉之異事而予之所獨愛也邵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米氏之子孫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子孫不能保而他人是保此不足深怪政不必子孫保而得他人常保之乃所以爲可貴也邵君力學自好其所保者何止此哉予將次第而請觀焉

題九老圖跋

唐有洛陽九老圖傳于世久矣我朝洛之諸公繼者凡三其二圖形於普明僧舍蓋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又集于韓富公之第凡十有一人圖形于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

卷五

魯齋集

三

退補齋

圖此則普明之本亦九人對奕者文潞公司馬温公觀者富鄭公舞者趙公正南諱丙回視持書人則王公君貺諱拱辰也餘則忘其姓名矣此乃花溪胡氏表所摹當時已悞書棋局爲戲笑今四十餘年憂患熏心笑不上於眉端欲如往時不可得而此書亦復流落廢棄於道左見之惻然收而表襯之書其本末于後時展玩以自警後之觀者亦有感於予言者乎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初龍眠好畫馬圖馬所在至忘食縱觀神遊於羣馬變態之中有一僧語之曰觀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龍眠大懼始絕筆故曰龍眠之馬皆

少年之筆也人寶龍眠之馬正犯其所甚懼者矣昔有名僧獨愛養鷹與馬人問之曰獨愛其峯神峻聳耳雖所愛異於是人亦是亦著物也菊逕世事佛敢以二事告之

跋蘇滄浪二詩真蹟

老米評公之字以五陵年少方之亦太貶矣觀其神韻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三復二詩尙想幅巾小舟灑然滄浪之上其人遠矣墨猶新也悲夫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文以氣爲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爲主近世儒者嘗言之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體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載道也而后精確不可易

卷五

魯齋集

四

退補齋

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必有形而下者爲之體焉故氣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氣氣雖正也體益不同體雖多端而不害其爲正氣足矣蓋氣不正不足以傳遠學者要當以知道爲先養氣爲助道苟明矣而氣不充不過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氣雖壯亦邪氣而已虛氣而已否則客氣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吁若蟠浦先生王公之文亦可謂得其正氣者乎予學也晚未及識公而予之族姪侑少嘗師之爲予言公之學頗詳公嘗客諸侯於邊郡數經搶攘之變而能相與備禦計畫精密拊定反側勇往直前眞當世有用之才卒不與時偶歸而講道粉社莫不嚮慕固已起敬日久一日得公碧霞之集窮日夜而讀之其詩

清麗間雅其文典覈有法度於縕藉中得其精實之味尤恨其不得識公而相與從事於斯也又恨其銓次未約猶以半年之作雜於其中貴多不貴精後世文集之通患若攷其後先因得其進學之序亦在乎人善觀之而已某不揆荒淺有感公之文而著其正氣之說于后云

跋唐侍御家問

侍御唐公清德勁操吾鄉之典刑自幼知所敬仰今始獲拜觀公之家書於敦厚謙和之中有剛毅不撓之意言行相顧表裏如一藹然見於家庭父子間之真情誠之不可掩如此夫當孝皇嗣服之初厲精求治從諫如流公於是時以敢言受上知被親擢諫行言聽宜也公已逆憂其甚難何哉今百年矣其難易視昔又果何如也有能如公忘私徇國先辦一去亦何難之足云於乎九京莫作感今懷古使人掩卷太息實之能繼世科又能刻苦自勵是豈特顯揚其先烈而已其有關於世道者甚大也不知僭而題于后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天地間所可大恨者氣運之不齊也天理固未嘗須臾亡天理之亡此氣昏之也自陽明一染於陰濁氤氳轆轤而陽明不得以自全矣於陰濁之中而陽明湛然不雜者實不易遇故清澗精一之會鍾而爲大聖大賢或千百年而一得是天地之間氣也以大舜之聖而頑嚚象均不能同德於一家而管蔡之愚不卒德於周魯封胡之間於聖賢之外求其世世

一德相傳之久固無是事也無是事則不敢輕責天下之人故先王之教厚人倫美風俗者所以不可一日廢也武昌解氏去聖賢固遠矣而能獨得夫淳厚之氣所鍾者眾所傳者遠隱然仁義之遺風豈人力所致哉是亦間氣也歟若謂其不識字故能全其天此有激之云以愧世間識字者可也不然先王之教詩書之澤豈敗人倫壞風俗之物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夫子之所大惡也草巢趙君之圖此也知先王之教不可一日廢所以示化民成俗之方借解氏事以興起感發人之良心善性其旨深矣若欲以此表章解氏政非其所願也使其知表章之爲榮則解氏淳厚之氣漓矣因有感而書于后

卷五

魯齋集

六

退補齋

跋趙宰先天圖

嘗讀康節之詩曰皇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未品題蓋直欲以是爲勲業爲事權比方聖經爲古人之缺典先王之詩未易觀也未子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草巢之爲編已於花草上見造化更能敲出經世骨髓使天下之民皆擊壤而歌之豈不幸歟

跋邵絮矩詩

自詩之六義不明而後世始傷於太巧詩益巧而正氣益漓不復有寬厚溫柔之教矣近世論作詩者須有夙根有記魄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咏諷誦卽聲成文脫然穎悟吁美則美矣是非所以言古人之詩也三百五篇之作雖有出於間

巷小夫幽閨女子之口而亦自有以得吟咏情性之正者豈必刻苦用心於琢句鍊字之工哉景定辛酉之秋始獲拜觀絜矩邵公之詩卷其參朱子之考亭也題五夫墾田詩云足見山深俗轉淳可容鉏處盡耕耘膏腴萬里長淮闢何日耕桑得似聞新篁有句云芽節扶疎生意足要從此處見天然詞平則真力見音澹則古意完是猶不失詩之正氣於此可以觀世變矣橫渠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此難與今之詩人言也率爾題于後而歸之

古易跋

詩書厄于秦火而易幸存猶不免殽雜於諸儒之手分經合傳于亂舊章使後世不得見三聖人之全書者蓋于有餘年

卷五

魯齋集

七

退補齋

於此矣東萊子呂子慨然復古定晁氏刊補離合之未安而十二篇之易粲然復完於垂沒之年紫陽子朱子深所嘉嘆於是本義規撫一循其序四經流布復爲之首顧葵爲子呂子講道之邦反缺是書某竊病焉往歲因分麗澤之席亟命工鋟梓旣成辱比山先生何子恭父爲序于後易道之淵源經傳之因革殆無餘蘊念是書攷覈之精辨析之詳疏其義文缺字之相承訂其分章絕句之或異精神粹密盡在音訓不敢以旣退而累後人越明年遂用紫陽書堂本足成之敬識其歲月云

跋昌黎文粹

右韓文三十有四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以惠後學



觀其體致氣韻議論規樞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間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卻自純粹成體無破綻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卻無心變只是不會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此學者不可不知若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摹倣其所爲則非朱子教人之意云

跋歐會文粹

右歐陽文忠公南豐會舍人文粹合上下兩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之所選觀其擇之之精信非他人目力所能到抑又嘗聞朱子取文字之法文勝而義理

卷五

魯齋集

八

退補齋

乖僻者不取贅邪害正者文辭雖工不取釋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會南豐仙都觀記萊園記之屬乃可入此可以知其取舍之意矣又曰歐陽公文字敦腴溫潤會南豐文字又更峻潔又曰南豐文字說通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會所以不及歐是紆徐曲折處又曰文字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會使差異底字換尋常字自蘇東坡文出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處只就小處起議論此皆朱子論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因併識之云

書仰觀圖後

昔在帝堯命羲和厯象日月星辰以昏見之星定四時之中

其義審矣聖人創法之初亦立凡例欲後人推而通之蓋舉其中氣則孟季可以類見此南面之占法也於是帝舜又北面而占之以昏見斗杓之所指以齊七政只一句而四時十有二月月有三旬其占俱備其法益精此所以天象之圖南北各異不可合而爲一也後人又分二十八宿定爲四方按以四時往往穿鑿而不得其說蓋地之體方故可以東南西北而定天之體圓動靜無端運行無始何以截然命之曰此爲東方之星此爲西方之星乎月令占以昏旦比堯時可謂又審姑以仲春言之日月會于奎此降婁之次也昏弧中日建星中弧則輿鬼是爲鶉首之次建在斗上是爲星紀之次以何爲東方星乎古人未有以夜半占者苟能常於子初考定則春九十日之星次第而見是爲東方之星也他時亦然間嘗推之古今歷法莫難於度數之一黃道之分二事定則推步不差矣予嘗有懸議歲差議象氣議凡三篇當綴於此圖之後丁巳夏蘭江金吉父與希夷姪孫夜觀天文辨星象求其圖之善未有如此本之精者因手摹之併題其說于後云

跋東郵得朱子帖

考亭設教多士景從登門而問者類錄其語修書而問者則條其目然記錄易差手畢無失也吾鄉如月林潘公之子端叔恭叔半山潘公之子文叔皆在弟子列尺牘條答見于文集者文叔公獨少止書三答而已此卷所有者皆在焉最後一書則此卷無也僕每讀到悠悠度日永不到真質地頭光

卷五

魯齋集

九

退補齋

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未嘗不聳然流汗子孫不能保愛流落於人間固多矣苟能於言下省悟亦不異於及門也觀者其毋忽

跋曹昌谷叙荆門遺事

開禧初姦臣柄國啓釁開邊一時附和者枵然無遠略無一事不欺誕也何止荆門城築之事而已不有諸賢峙柱激湍以去就爭國勢其危哉昌谷曹公亦有感於漢陽之辨故書之爲甚力此實有關於邊備之大計豈一家之私實乎後四十有七年監丞都運葉公之英嗣由庚示其友人王某謹拜手識于卷後實之蓋公之字云

跋字韻

卷五

魯齋集

十

退補齋

鍾鼎融釜槩尊爵之款識罕傳于後世而籀篆寂寥六義荒墜斯變小篆邈變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邈則無復絲毫籀法矣隸轉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莊草尤放蕩世變所趨渟厚蹶喪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顏柳諸公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眩其詭以揚其波蓋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取妍好異惑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見屏巖上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于後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先君少有大志中年慨然以單騎遊荆楚入武當幙雖國家

和好方堅無以經營謀畧亦徧歷邊徼弔春秋戰國之遺跡  
訪靖康建炎之逸事如地理之近遠形勢之險隘虜情之隱  
微邊防之疎密如指諸掌見於簡冊形于書問者多矣某幼  
罹荼毒不能搜訪僅得此一帖大畧可見今正恨襄樊失守  
人物眇然蓋於安平無事時士大夫念慮不及此一旦事變  
之來莫不束手無策作此帖時實慶元己未距今七十有五  
年矣感今昔之盛衰爲之永嘸深慮散逸畧加整固附于先  
訓之後云

跋史君梁公帖

公諱安世括蒼人公之大夫家頗富教子讀書甚銳一日有  
劍客過門忽令諸子棄所業而學焉莫不怪駭久之睦寇大

卷五

魯齋集

十一

退補齋

作諸郡殘破獨梁氏率鄉人共保一出與之戰屢捷卒全一  
鄉賊旣平復命諸子讀書公遂登第仕至郎官南澗韓公銘  
其大父之墓云先君句稽青田登公之門亦以先契故以行  
第稱先君系之以賢契友則其齒德俱尊矣餘此五帖亦見  
其相與之真情近因朋舊以問其家世似亦不振云

跋麗澤諸友帖

昔東萊先生呂成公講道于金華四方學子雲合而影從雖  
儒宗文匠落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輩行願就弟子列況  
止齋年實過之固心悅而誠服非貌敬而面從得時止  
齋與大愚之帖謂哭中先生其言不可誣也白石不及登  
成公之門而師止齋止齋旣爲成公門人則白石行輩又降

一等其後作文但欲尊其師而與成公竝稱幾於無忌憚由是橋坡王公力辨之所以正人倫之分厲風俗之偷也古人於行輩最嚴於師弟子爲尤重蓋人生三事師與君父一讀昌黎之師說則知所師者道也而不計年之前後此於長幼之序竝行而不相悖者乎近世無求道之實心而好人之諛已也先生之稱交口相悅心實不然不以爲非亦不以爲耻於是先生三字輕於一羽矣可勝嘆哉水心之帖致問同門諸友於叔度獨稱曰丈以其年德之最尊餘皆兄之如曰德章公謹仲益憲甫温仲日强敬仲伯廣叔昌仲謀凡十人情義繾綣且恨不得長相從也師門之敬亦篤矣

跋陳鄭答問目

卷五

魯齋集

七

退補齋

亡友汪君元思諱開之條問二公之目有二公親筆答于其後元思蚤亡遺書存者百無一二其父死始得此二卷於塵網中予平生視元思也深有愧焉元思未離小學卽罹家難蹤跡茫昧不可尋意其必至流落矣丁亥之冬忽得其詩二首驚喜過望然後知其寓止予往訪之於循理廣教寺之門側大布之衣襲之以紙栖栖一室文集數種在几議論確然有守一掃世俗輕浮纏繞之習自是招其入城府尋再世之契予賴其切嗟之益甚多同志翕然願與之交君又能叙先世師友之舊徧求當時名公而參請焉如船山楊公克齋陳公毅齋徐公直齋錢公皆嘗叩問或登其門或拜其書劬劬不倦後遂得婿于擢堂劉公之門晚又遇三山鄭公存齋諱

師孟字齊卿專叩通釋之疑甚詳既而鄭公終于郡齋久之元思亦不起疾朋友歛之而欲遂葬焉其父堅不從越十餘年其父死朋友然後得與同窆其父子叩其諸公遺書俱無有也朋友悼之甚哀予獨思之久而不釋予遂追述其懿行狀而求銘于北山何子恭父以附不朽於北山何先生之集云

跋劉楊二先生帖

撫堂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二先生雖皆登考亭之門而未相識也撫堂爲予作魯齋銘船山見之旣稱贊弘毅之說而病孟軻秋殺之一語謂撫堂之婿汪君元思曰不若改作孟兼秋殺撫堂亦嘆服其言而未及親改朋友切磋一字不放過義當如是其餘帖亦皆鞭辟予者甚至且循循善誘不激不隨尤拳拳以看語錄爲嚆意極忱篤每觀衆帖如日侍杖屨於滄浪之上歲月邁駛今四十年矣予亦垂垂暮景學且不進有負深期不勝愧嘆皆前卷所遺今共爲一軸以識吾過

跋蜀帖

嘉定初鶴山魏公首請周程之謚其發天理正人心所關係蓋甚不淺其後鶴林吳公亦嘗曰河洛輟響斯道荆榛宋先發孤咏於朝陽洞析微義以告後學必羣居相與講明而求爲至當之歸二公皆西州之士而學得其正如此予每愛其文而不得識其人也後乃得識平舟雲山亦西蜀之珍而學

皆有源委昔平舟守吾鄉矣每一門必揭二句曰十二時不忘恭敬三萬息皆要和平自修工夫可知也首屈千乘訪子於陋巷既而以厚禮聘子於麗澤後以寓公議論不合而止臨行子請其一講而去公異謝且恃天時人事之相符後招子於上蔡拳拳留其歸趣其來始終如一今亡矣雲山之父南疇公嘗師晏先生亞夫諱淵有文集雲山後卒業饒雙峯諱魯之門其宰臨海也惠政藹然卽以同門見稱意甚勤篤旣而有位于朝出守于台朝廷委以救荒之政盡瘁而終上以其廉貧賑恤之典甚厚暇日聯二公之帖以慰高山之仰烏乎參井之墟淪於腥羶蜀士之落南者尤恨未盡識也

右平舟二子西賓趙曲溪嘗遣至書堂其姪源爲臨海

卷五

魯齋集

古

退補齋

尉嘗見訪其族見山名文仲尤相子厚遣子就學齋職張達善翼亦蜀人

跋趙星渚帖

韓昌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顧意氣之何如曷時日之足究予嘗爲之言曰此無他特一知與不知耳昔吳公子至鄭見子產如舊識卽有縞帶紵衣之交贈何也蓋季札知鄭有子產子產知吳有季札久矣是以深相孚於未見之前意交歡於旣見之後堂下一言亦先知鄭之有蔑也坐間少異亦先知温之有嘉也昌黎又曰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士爲知己者死吁此正昌黎之病根也士之修

身立節爲士者之所當然知不知在人何足以嘆遭逢之難哉聖人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不見是而無悶斯豈非學者之大戒予踽踽陋巷朋友彫落言之而莫予聽也倡之而莫予和也不敢與世混混相濁若可愠也然有尙友古人之一路豈不在我壬戌之秋忽有軍將打門傳示天台史君之書恍不知其何爲觀其姓名乃果昔聞於朋友而欲見而不可得者蓋招予至上蔡書院之講席予欣然從之吾道之將行將廢予不敢知也以素慕之人有相親之機亦人情之所共樂然其相與之厚相敬之真亦其理之必然何者以知之非一旦傾蓋之比故應然耳苟無因以會面亦不害其爲知也觀其遺帖可以見其真情矣壬申之春忽聞其訃予涕泣東望拜發其誄詞歸而搜諸遺篋得其帖爲一卷時展玩焉未見其爲死生之間也

王石潭帖跋

君諱賁天台人介特有守隱居於頑惡之鄉習俗化焉不敢爲非王實翁之創上蔡書堂也欲求領袖無策以勉其出乃置一社倉於其鄉令鄉人自求一賢士主之一鄉之人咸造其家致請君遂欣然出見實翁受條約實翁言其情懇其將書幣請平舟爲山主星渚爲堂長二公皆領畧旣復命卽歸手故樓不再出矣後星渚竟代實翁爲郡乃聘予而至久之始具古服執弟子禮來謁予敬其氣貌儼如三代之人物也自是情相浹洽吐露心腹無隱及予將告退也欲得君綱領

卷五

魯齋集

五

退補齋



一堂乃具書幣對使者拜發乃勉強至堂三兩月而已及其死無以歛門人爭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逕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因拾其遺帖并及之以爲有志者法

### 跋東郵繹山碑

東郵趙公出示繹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繹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棗木本徐騎省

### 卷五

魯齋集

### 六

退補齋

模唐刻于后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易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撫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郵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爲不誣云

### 古中庸跋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於窺測規撫宏遠而實難於會通衆說淆雜而實難於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已春融而冰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脉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亡其

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尙見其初爲二也合而亂之  
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  
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義不同遂從而參  
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爲命人受爲性所賦所受本此  
實理故中庸二字爲道之目未可爲綱誠明二字可以爲綱  
不可爲目僕不揆狂僭爲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  
舊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  
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脉流通可謂融暢雖各題一性  
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  
各提一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爲主故曰修道一以知爲  
主故曰明誠始於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  
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載之上矣  
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先未嘗疑也至于朱子章分句析研  
機極深而無間言也子何爲者而勇於妄論乎曰非敢妄也  
有所證也此書唯哀公問政章交構爲最深加以王肅賢賢  
然獨掇此章充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氏所謂誤  
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舊章之痕跡尙未磨也其性  
參之位置尙莫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瘢正其苟合者殆  
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字不列于諸子之上而晦  
昧於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思  
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剛決辭而闕之久矣奚俟於今日哉

卷五

魯齋集

七

退補齋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詩言志志者事之符也北山公賦梅花三絕豈非平生之策辭乎券臺之上宜植十數根林立於翁仲之間使公生氣常伸於嚴冬大雪之中勝於豐珉信後之刻多矣雙巖亦然之書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後

以書生馭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吳廟之誄使人躍如凜乎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謂至矣遠哉尤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灌薦之表警戒豈能竦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子房妙於機策士也孔明精於才自用也惟裴晉公謂處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土王某傷今思古爲之長太息書于崖碑之後

卷五

魯齋集

大

退補齋

跋東邨山谷詩軸

右涪翁元豐乙丑在館時答外甥孫莘老之詩氣和而真力壯音澹而古意完此所以爲高也然世之知公者不過曰老禪曰草聖曰詩派宗祖而已孰能思其名在黨籍艱險百罹蟬蛻南荒而不悔高風勁節凜然千古東邨先生抑亦尙慕其爲人豈徒寶此軸哉幸蚤輟清俸登之堅珉不然則墨必盡剝而迹遂埋微豈不爲博雅之恨乎

跋朱子帖

乾道丁亥秋文公朱先生訪張宣公于長沙道由昭武拜端明黃公中于里第先之以長書其辭前後有曰八月十一日眞位朱某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尙書端明文台座

云云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夙昔之願伏惟  
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于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  
來之意則某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越僭敢以書先于  
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其書見于文集九月抵  
長沙此書則在長沙時遺東萊先生呂成公之手筆也故書  
中首言見端明事稱其德履且自愧淺之爲丈夫時朱子年  
三十有八其景行前修氣識宏達度越一時至今使人躍然  
興起嘉定乙亥金華後學王栢受是書於成公門人獨善汪  
公大度之家寶藏于笥又五十有七年矣嗚呼自三先生之  
聲教絕響後生小子安識前輩敬老尊賢之禮哉至於辭受  
之宜儒釋之辨當時朋友切磋之實意典則滿紙義理沛然

卷五

舊齋集

九

退補齋

大有補於世教者後欲併刻石于麗澤書院以退弗果慨流  
風之日遠懼遺墨之遂銷爲之三太息敬識其不敏於卷末  
云一百有五中秋某拜手謹書

跋潘竹真四尖詞

竹真以扛鼎之筆力游戲題咏張皇幽渺華彩四尖使人畏  
避不敢逼視正坐山靈水怪不能牢局深拒漏泄一段風雅  
於二三君子以發鴻音振古之闕而反巖號令戒堅壁或者  
疑此意之未廣彼將復命曰今之王公大人所好正不在此  
請毋過慮

跋滕行父三峽圖

巴峽之險古矣然則西方之險與東方之險與水固無分於

東西險則因水之高下南渡恃蜀非恃險也以魏公之倡義  
二吳之忠武雖有興王之基亦僅僅自保耳數十年來貪風  
西被蜀產盡而人心離故狂戎以數千騎如騁無人之境今  
之任蜀果有張吳之才與否則所謂巴峽之險方爲東南之  
深虞江山如昔而形勢頓異不知當路者曾以是爲慮與因  
觀圖有感題其後

宋子詩選跋

先生之詩見于文集者止十卷每病其比次失倫哀定紛錯  
無以考其歲月之後先因以驗其進退之序首卷雖先生手  
自刪取各牧齋淨稿然實少年之作也今觀遠游一篇已見  
其規撫之大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問學之基矣其次卷

卷五

魯齋集

三

退補齋

則自同安旣歸受業於延平之後時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  
七年豁然融會貫通而寄興於吟咏之際亦往往推原本根  
闡究微渺一歸於義理之正盡洗詩人嘲弄輕浮之習其挽  
延平時年三十有四誦其本本存存之句亦可驗其傳河洛  
之心矣南岳唱酌實乾道丁亥時年三十有七齋居感興二  
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間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大原事之大  
義前人累千萬言而不能彷彿者今以五言約之此又詩之  
最精者眞所謂自然之奇寶與南康諸篇則已亥之後於是  
年五十矣晚年詩不多見末卷尤不可考最後題寫眞絕句  
去易簣纜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然於十四字之間嗚呼  
至矣先生道德學問爲百世宗師平生所著述以幸學者不

爲不多而學道者不必求之詩可也然亦道何往而不寓今  
片言隻字雖出於肆筆脫口之下皆足以見其精微之蘊正  
大之情凡天道之備于上人事之浹于下古今之治亂師友  
之淵源至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謹學修己之大要莫不從容  
灑落瑩徹光明以至山川草木風雲月露雖一時之所寄亦  
皆氣韻疎越趣味深永而其變化闔闢又皆古人盡力於詩  
者莫能闢其戶牖亦未必省其爲何等語矣某又於遠遊寫  
真二詩獨得其爲學之始終焉庶幾乎金聲玉振樂之大成  
也與

朱子繫年錄跋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

卷五

魯齋集

三

退補齋

譜門人各以意裒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畧於講學備其著  
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  
履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  
焉每月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畧力  
所未能暇日搜掇始以其可考者類爲此篇先之以師友之  
淵深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簣淵冰之戒終之故  
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凡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  
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爲他人觀也因識其歲月于后

德夫弟史斷跋

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  
也史未易觀而豈易斷哉寶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

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決是非先治此心實要法也治心之法無他亦沈潛涵泳乎聖賢經傳之中收斂齊肅而無放肆馳騫之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時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本授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此

### 復齋書目跋

醫家書目者復齋汪君某之所編也予嘗聞其說則知醫道之甚難昔之聖人妙參二氣精度五行推衰旺生尅之由辨虛實盈虧之理著在方冊垂世立教於是經之以道緯之以證樞機乎治法圖衍其藥石之性前賢後哲更相發揮至近世而益備世無明師師書可也師不常有書不常存書之功

### 卷五

魯齋集

三

退補齋

信大矣然媒利逐末者曾不窺見其藩牆每患其少而不患其多何也今復齋驟交扁華頓悟真機契聖規神哀功撫巧囊篋氣運管籥陰陽艾坐蘭室之精微金匱玉函之秘要莫不粧護藻潔題篆端妍不忍輕染丹鉛光生睇笈朋儕似爭求識面目駭神揚比天祿石渠之所藏已五分之四矣然復齋非世其業又非有脂腴饒腐之資而所得乃如此則其用心之勤可知也推是心以往其不倦於濟人又可知也苟或馳騫乎未得之書荒唐乎已見之旨滿其廣博而怠於鑽研如是則不患其少而患其多矣予因跋其後而併箴之云

### 跋里積約

右通齋先生葉仲成父里積規約條畫周密議論有本予嘗

三復喟然而嘆曰田不井授而比閭之法廢下無相保相明之心上無綱維聯屬之勢任天牧之責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者視之漠然周官委積吾不得而見之矣隋唐義廩今亦非昔文公朱先生創社倉之法猶可以補王政之缺一時則効者多而皆不能得全其始終者蓋不知守其兩言其奏請固曰以鄉之有行義者主之官司不得與後人忽此語而二病交相攻及至於壞譁然詆訾無敢扶持豈知里積之規乃出於僅僅自足之書生蓋其學有淵源清修約已開一鄉無窮之惠可謂仁矣予每誦朱子金華社倉記而有感焉彼以婺之甲戶止輸穀五百石以貸十保之民其惠固以甚狹不數十年其富自若而此倉已廢者何哉詩書之澤不流於子孫而仁義之心已亡烏識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所當損有餘而補不足也視通齋今日之舉固有愧矣恨無朱子大手筆以發揚其師友之訓予不佞敢以一言相之願益詔子孫保守必家學不替則此積常豐必有憂色而無德色則此積常豐必有敬懼之心而無鄙薄之意則此積常豐將見聞者有所興起而里積徧滿天下不待上之令而周官委積之法復見於後世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孰謂書生無用於世而利澤不及民哉

跋蘇太古書

右禮書叙畧一卷永嘉蘇太古所編洞見源委亦間有發明可謂有志於學禮者奈其書亡逸何每思至此未嘗不撫卷



太息而有遺恨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遽曰周禮盡在魯矣不知當時指何爲周禮況去籍於戰國孟子已不得學諸侯之禮而聞其畧以是知周之舊典禮經不待秦燬而亡之亦已久矣河間獻王不知何以得古禮經五十六卷藏于秘府班固既見之乃不登載於八書中遂至於亡此尤爲之可恨也今所謂儀禮十七卷或謂此止載行禮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戴又儀禮之傳乎若今之所謂六典之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雖諸儒先不以爲然亦以其來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提出語學者此爲可疑耳爲今學者之計既幸有三先生經傳集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萌編纂之念因書鄙見而歸之

卷五

魯齋集

五

退補齋

跋北山遺蹟

金華王某受教於北山何先生爲甚深而所得遺帖爲獨盛未能一裒褫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之爲最先就正私淑之二跋則警誨之綱目具在而古易跋於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作矣三跋皆稿也北山義理滂沛詞義溫潤獎厲勸勉之意隱然見謙德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滄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爲之感慨酸楚而書于后

跋金八行家傳

浮名如潢潦朝盈而莫涸實行如黃流行遠而勢壯況孝者冠冕百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豈年運滔邁所能湮沒哉伏讀純孝先生金公家乘使人感嘆不已乾涸之間習尚忠厚

公論坦明士修于家聲聞于外有好德之心者莫不起敬愛慕乃合邑莊人雅士聯辭聞于郡郡上于朝隱然有鄉舉里選之遺風吁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朝省一時報可止令長吏存恤仍復其家公又不敢安上賜且割膏腴爲義役倡郡太守南澗韓公於是旌其鄉表其里所以共明命奉天職迪彝明倫崇化善俗可謂兩盡公終于慶元丙辰後七十有三年始克祠于學官嗚呼往者非有勢利之挾也來者非有要譽之求也非有所爲而然也此足以見實行之著于斯人之心者自有不可得而泯也予烏知數百年之後不有移其所以旌于鄉者而旌其邑哉他時會有以證予之言云

卷五

魯齋集

五

退補齋

跋思成字詞

傳曰禮始於冠其目有二十曰筮曰篋賓曰宿賓曰爲期曰陳器服曰卽位曰迎賓曰始加曰再加曰三加曰禮冠者曰見母曰字曰賓出曰見兄弟姊妹曰奠摯曰禮賓曰醴曰殺而又有冠義一篇其義尤備今人於禮之始猶不肯行況三百之經三千之義乎朱子家禮已爲節文而立齋之所講行又其節文也然亦足以爲學者倡自是亦間有行之者矣昔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各有訓言次見張老張老善四子之言而繼之以志在子三字今觀北山先生思成之命至矣切矣予亦曰志在子吾子勉之

魯齋集卷之六

宋王柏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靜觀堂記

予之宗人廬陵史君平生嗜易自號玩易老人晚於所居之西偏敞堂一區扁曰靜觀予時得從容於其間而思得其義蓋易之道陰陽動靜兩端而已靜而觀萬物之理是靜涵乎動動而順萬物之情是動主乎靜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故又曰非不動不靜也朱子曰惟聖人全乎天理其動也靜之理未嘗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史君學有淵源講動靜之理熟矣觀萬物之情精矣故出而試郡安吉也當嘉

卷六

魯齋集

一  
退補齋

熙庚子歲以歉告禱雨盡其瘁嗇其用廣其儲疎別獄訟動郵民隱凡可自盡者皆得於理之所當然惟此郡苗額悉隸上供歲仰和糴例責牙僧是時價日穹用日窘轉糴于大家亦理也豪猾訴于漕臺使者嚴止之告于朝廷都曹不恤也內有兵食之憂外有餓莩之責郡復可爲乎於是再乞祠三自効而歸矣動靜者進退之機也進退審則靜動之見定可以無媿涪祐乙巳再守建昌未兩月盜發廣昌之管下蓋頑民蟠据山谷家植戈矛平時擅私販之利生長于寇畧爲患且久矣一旦因憲司保伍之令太嚴激其嘯呼勢漸猖獗侯亟作運調爲捕招並行之計糾合諸塞請兵諸司欵賊謀散徒黨結內應利器械時糗糧應變軫轉疾如風雨卒能平盪

八千之凶孽無延蔓之禍見于諸公之言者尤可證也有曰  
侯謂彼衆我寡法當刑之計以取之使之不敢遠離巢穴吾  
事濟矣此制勝第一機也有曰不動聲色密運籌策張聲勢  
倡隅總設招誘解脇黨郡頽按堵皆由深沈果斷應接得宜  
不失事機故也有曰子不聞比歲漳浦之盜乎此其徒也譬  
之養疽不潰決不止侯能欸以計一舉勦之除數歲醞釀之  
禍根於旬月間四境無相煽以動者功不偉歟夫平寇之策  
不過招與捕二說招所以追捕所以招應機者神執方則泥  
已丑之失必於招也今日之得招而捕也且招且捕不足以  
相病故也其後鄭公逢辰之秦尤爲慷慨皆未足以得侯之  
心蓋其靜觀乎世道久矣故能以一靜獨立於羣動之表應

卷六

魯齋集

二

退補齋

倉卒而不懼者此也至於廬陵之功尤爲敏捷始兵鈐挾驕  
卒刼制郡將一日號喚侯叱之氣誓而退鈐乃密申諸司謂  
卒爲亂卒知之不平碎其車蓋罵辱之侯聞于朝遂去卒憤  
平而懼生慮憲司之追捕始謀作亂闔郡惴惴一日刻期縱  
火伺者密告侯止以夜直之卒出其不意悉擒之天風雷雨  
以助其威侯入教場施行如法民不知也歸理簿書獄訟如  
平時人咸服其從容兵鈐竟媒孽以罪罷邦之人士寃之方  
建靖亂大碑以紀其實作爲歌謠以頌焉寓公歐陽守道爲  
之序至今人德之凡此三郡之設施皆以靜制動之効觀其  
動而用者不失其當知其靜觀乎萬物之理豈不精哉侯以  
靜而觀子獨觀夫靜而有感焉周子通書以蒙艮二卦終之

何也山下出泉靜而清所以養其未發之善良其背者靜而止所以全其已發之善一敬湛矣萬想不搖山光凝而夜月白野水空而庭草翠悠然自得表裏俱融此不特靜觀也而深造乎主靜之地果能如是又何事業之不可爲夫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其勉之哉史君名侑實予之族姪云

婺州都稅院記

古先聖王屬意於商賈也厚矣其制法爲甚詳其設官爲甚密以其貿遷有無爲民生之大利也故有司市之職分地以經之辨物以平之禁靡以均之與之行布徵價止訟與之除詐去盜歛賒無所不備又有質人掌成市之貨賄有司關達

卷六

魯齋集

三

退補齋

貨賄以節傳出之何其慮之深而衛之周也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其後有登龍斷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人以爲賤故從而征之蓋紀正商之所自始非若漢武帝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始稅商賈以充其欲此非賤其罔利也而實利其倍息而已涼法敝事一開其源而終不可窒然亦通都大邑燕車楚輦之交馳江艦海舶之輻輳征之未以爲虐取之未以爲苛猶將飾其詞曰所以抑末而厚本居是官者晨出坐曹羣賈在列或色動神喜於萬寶橫陳之時或柔頤染指於巨貝旅庭之後一念火熾百行瓦解知自愛者於銓曹不敢輕下願注之筆以其財利易汙也惟發之征官則異於是地僻而道左物瑣而利艱官寒吏瘠

朝夕盼盼於刀錐之贏歲額雖輕而課賦常負官多虛而吏專責矣故益不可爲也按郡乘都稅務舊在西南二百六十五步宣和己亥燬燼之餘徙于今地去州西二里一十步宣建炎庚戌也紹興辛酉又災郡太守龍圖周公綱卽新之嘉定初又災集撰王公棐在郡幙奉命重創嘗爲精解矣寶慶丁亥漫塘劉公宰爲趙君琚作題名記及征官箴人多稱誦之景定庚申居民不戒災又及之咸淳丙寅侍郎陳公綺始創屋四楹於草莽荆棘之場洞無壁立不得與閭閻伍過者愈薄之越四年天台侍郎慥堂鄭公之仲子某不鄙其陋辱蒞斯職旣至顧瞻徬徨不忍周視愀然太息曰此實吾之責也默計事力蹙蹙靡騁何所鳩材何所僦傭首以後物之費

卷六

魯齋集

四

退補齋

別貯以立其志伐廢址大樟以定其本繩檢浮蠹對越實心以俟其機果有天幸修翁大資王公之伯子襯以大理簿來爲員外司馬君以契家子受教於修翁之門有年矣理簿慨然曰成君之志非吾其誰於是請于侍郎趙侯孟傳願寬其期會以日額補虧之奇羨捐以起其役且自割俸米食之又以橋梁之餘材佐之遂得以因其四楹前後翼之以軒廳堂門廡吏舍庖湑次第而完且美矣且斂墻縮地虛其四旁以防延燎斧斤斷續兩年于茲會其費凡十有五萬無一毫及于商賈皆欣欣然悅而願藏於市也君以某有一日過從之雅乃述其顛末來徵事記曰某之先君子更歷中外幾三十年屋不足以庇風雨田不足以贍妻孥夙夜懼不克紹此清

規貿貿逐祿貧甚於家不敢以賤有司弛其責冒興大役僥倖有成何意深刻大書以述其勞念廢興歲月不可以無考且冀後之來者增而大之以蓋吾陋予竊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業顧吾用心如何耳鄭君耳濡目染水槩之操不以貧累其心見義必爲所以如是之勇獲乎上得乎友天實相之蓋異時爲仕者不自重官與吏爲市吏與民爲仇天降其災屢剝其廬聖人觀剝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萬世爲政之大教也嗣是居者警前日焚毀之慘思今日興復之難原先王恤商賈之心利民生日用之需誠能厚其下必能安其宅云

保甯軍節推廳建造記

卷六

魯齋集

五

退補齋

惟我國家肇造無一事不爲萬世長久之基乾德間始詔官解增葺初造對書新舊官厯其不葺者殿一選至景德三年定爲印紙之目解宇間數旣書其虧損至添蓋則又問配民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鞭辟其苟且至詳密也誠如是則官舍常新矣自印紙之式改後人不復見舊制矣官吏之苟日滋官舍之圯日甚咸淳辛未永嘉曹公以宗卿出守東陽郡政成民俗堂宇樓觀次第修整雄壯藻麗鎮壓溪山氣象偉然心孚義感而幙府亦從而效焉節推趙君某一日訪予於陋巷曰敝解幸已落成願有以紀其役予以年衰學稿辭而請不置考諸郡乘節度推官廳在州西二十八步他無碑碣而創始之歲月已荒兩監郡之尊前後臨之城隍妥靈於

其旁泣職者惴惴不敢肆往往視爲傳舍苟焉支柱而已前  
推官臧君某懼其廳宇之將壓也嘗新之矣迫於替去而不  
遑他顧趙君來未久堂室之輪奐粲然兩序之椽桷翼如也  
非有嚴令迫於前而不可不爲非有醲賞誘於後有爲而爲  
正以作於上者從容而有餘應於下者亦隨力而興起不過  
以吾職之所當得者爲吾之職所當爲爾區畫之暇藏焉息  
焉堂之中器用雅潔堂之後水石幽邃東序則經史橫陳琴  
聲清越足以澡淪其精神足以涵養其志慮事至理形其應  
不倦蓋有以澄治其原也賢太守遂大書不倦扁其堂猗歟  
盛哉意甚渥也竊謂不倦與無倦相似而微不同不倦者與  
之之詞也無倦者勉之之詞也人方困於色荒於酒役役於

卷六

魯齋集

六

退補齋

貨利營營乎進取此心之德已虧豈能不倦哉昔子路勇於  
有爲者也而夫子慮其不能持久猶以無倦勉之況後世氣  
昏質懦者乎或始銳而終怠或驟作而隨止曰始緩曰少待  
者皆倦也凡勤其所不可勤必倦其所不可倦二勢之所必  
至非毅然有守確乎有常者不能不愧於斯扁與之者乃所  
以勉之也或謂昔韓忠獻嘗爲推官有稱其理不倦爲宰相  
器豈非賢太守以是期之歟君曰何可擬也忠獻以少年登  
高科授監丞常丞通判淄州直集賢院然後徙爲開封府推  
官擬非其倫則吾豈敢味此二字卽張子警惰之意某雖不  
敏請事斯語不敢忘予曰君之言善矣須知不倦者終日乾  
乾之路頭也非進德居業不能至此徹上徹下語更無餘法



異日交承不必對書印歷請觀斯扁則告新之能事忠矣君  
黃巖人遠庵之從孫也

淳化帖記

本朝儒學獨盛非漢唐可比而碑刻尤多蓋太宗皇帝偃武  
修文一洗五季鋒鏑之腥以闡吾道伊洛之原天下甫定卽  
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爲法帖十卷而藏之鏤板于中禁每  
大臣登進天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錄云時禁中災碑板  
被焚遂不復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以官法帖爲難  
得然當時命王著辨精粗而著之識鑿不明真僞莫察玉石  
雜揉遂爲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彙  
萃古人筆千百年間一開卷而粲然在目使人擊節賞嘆不

卷六

魯齋集

七

退補齋

已豈不快哉後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恨眞法帖之難見絳帖  
銓次不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疎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  
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比肩閣本紛紛各自夸張不  
特字體變動而摸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用歙州貢  
墨摸打則色濃李莊簡云用李廷珪墨後用潘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  
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來板漸折裂  
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濃則瘦墨淡  
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閣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  
閣帖凡四本一爲李莊簡舊藏此爲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  
爲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爲聞人仲信家藏  
亦非先本一爲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淳祐癸丑

之夏予偶得鬻碑塵敗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真李  
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絕出前四本手自裝褫分爲四冊  
永爲閣本之式以予草茅下士解后而得中原城時難得之  
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  
山尤公有云鳳皇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況已得十  
分之二矣天下之尤物豈盡出於金題玉躑中耶

默成定武蘭亭記

蘭亭修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  
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秘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十七年而  
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真蹟亡矣唐初善書者  
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率更爲逼真勒石禁中石晉時

卷六

魯齋集

八

退補齋

契丹輦歸流落于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  
慶曆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  
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歐本耳自熙  
寧後薛師正父子別刊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左天劍損  
一二筆爲識行于世者往往別刊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  
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僅同兒戲每竊晒  
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  
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叙亦在其中予且  
悲且懼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寶熙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  
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刻五字尙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  
然在目千石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沈暉如祥

鸞覽德而羣飛歛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倣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冲一跋微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瘖晉室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賊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懷感世道之廢興而是物之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嘆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于后云銘曰

默成典刑百年雲散伯遠治命授此珍玩定武故寶諸賢題

卷六

魯齋集

九

退補齋

贊獨步東南永式清鑒

長嘯山遊記

辛卯之秋八月末晦有六日長嘯子與客遊于北山未至赤松三里而近有徐先之之別業焉一山崛起於平壤之中顧而異之啓柴扉穿小徑步至其顛勢如卧牛南望積道山如覆釜堂前皆赤松之應山也迤邐而邁步松陰之下徘徊兩山間水聲潺湲竹樹繁翳便與塵世隔絕入竇積觀遂吟招隱之詞曰金風瑟瑟兮斂素秋黃雲逝兮委空疇歲冉冉兮于邁形役役兮奚求彼美人兮襟被命駕指北山兮爽氣朝浮揮翬氛兮遠卻策杖節兮娛憂穿松關兮深以悄潛玄宮兮清以幽仙道恍惚兮互千古以難悟遺像寂莫兮想二子

之精修喻清岑兮飲玄玉之液餐芝英兮嗽華池之流叱羣  
羊兮共化駕雙鶴兮同游朝崑崙兮暮玄圃挹羨門兮訪丹  
邱橫八風兮上下歸兩澗兮綢繆嗟彭殤兮均一夢之不返  
何虞象兮同一氣而不侔嗟子房之末智兮捨圯上之老黃  
石有約兮猶封留念予生之多艱兮命與事仇髮已種種兮  
盍早爲謀何時結茅兮憑井竈之餘休曠日月兮跨蒼蚪飛  
紫府兮棲瓊樓二三子兮其從予否見住持蔣道士鑿崖架  
室石磴崎嶇名之曰清涼境界鶴計簡淡松度凝遠真修行  
人也次歷諸道房有樓峻峙於西岫丹楹畫棨欒櫨相因重  
閨旋閣雲蔓霞敞幽閨深窈便戶潛通器具精潔牕几濟然  
道士曰馬庵主烹茶焚香意甚勤愉復尋周管轄丁洞元童

卷六

魯齋集

十

退補齋

掌籍精舍軒池儼是人琴俱非屈指舊遊二十年矣一嘆而  
退登方丈轉至鐘樓之側有室曰隱齋堦下一石玲瓏秀賦  
下銳上展齋後累石爲山峰巒參差花木間發思致殊不惡  
樓三區在卧房之右一曰邀月正與鐘樓對曲轉兩間牕前  
修竹萬竿邃密環繞竹外卽溪流也翠色滿樓泉聲滿耳坐  
久不能捨次至夢仙堂題歲月經濯纓少憩于枕流亭上奕  
棋一二局草酌少許徧讀前賢石刻景慕高風相與嘆咏因  
得四十字曰二皇不可見小酌酬清歡晚逕山林次秋香院  
宇寬清泉噴白石翠竹護朱欄滿壁先賢句摩挲子細看再  
茶于過清入小桃源臨飛流淥滌滿面康衢之埃然後出觀  
門轉橋來謂二仙祠酌祠後井水清泚甘冽香味雋永久而

不散登祠右經臺見山川融結之妙策杖回步而蔣道士邀  
諸塗呼酒于隱齋樓下遂留宿于邀月又得四十字曰黃冠  
輸勝景邀我上危梯地僻人聲悄樓高山影低牕前列修竹  
檻外卽清溪泉石偷風雨詩魂一夜迷時夜過半紙牕微明  
疑曉光之何亟也推牕一望月色皎然竹影落澗瑤光玉繩  
鑿落陸離於幽渺苴漏之間起坐久之餐靈山之爽秀吸顛  
氣之清英如已飛化於蓬島之上又得一絕云風露高寒夜  
向闌月光穿縷萬琅玕寂然不是人間世多謝仙家露一班  
黎明假山輿上丹山酌丹井井淺而渾遠不如祠後之泉也  
陟雲巢禮老君石像捫丹竈故址道士云昔年大雪他處幾  
半丈獨此數尺之地無之島嶼縈迴連岡跨谷古松合抱林

卷六

魯齋集

十一

退補齋

木茂密鬱乎蒼蒼由是披蒙茸跡山脉自丹井右分爲兩支  
蜿蜒翔舞三川縈絡合鎖于赤松之原所謂卧羊山卽二仙  
祠照山之陽也靡迤而上所謂煉丹山卽寶積觀之主山也  
觀後所倚者曰屏風山觀前所拱者曰金華山此則赤松之  
大畧可想矣自煉丹山轉而之右宿窟蟲蟲氣象雄偉名曰  
郭公尖或曰郭公占昔景純占于其上起伏奔馳至大溪而  
止是爲馬鋪嶺實王氏之祖塋也自郭公尖轉西而北疊嶽  
峨阜鬱葦綿邈沿崖成蹊寂寞長邁俯瞰潛嶽一逕迢迢隨  
兩山之峽而入山橋未至山橋半里許有曰姜村籬落扶疎  
薨棟鱗萃蟠山帶壑平地曠衍田園雞犬晏如也爰居爰處  
以安以固使隱者得之足以畢餘生而遂至樂也山橋雖居

嶺椒然危青峭碧受霄摩漢達眺城郭隱隱在晴光晻曖中  
杖屨穿礪磽而上力憊息喘至一聚落縱橫十餘家皆汪其  
姓生涯隨足無甚貧者一老饋漿而辭余問其屋後最高之  
山曰碁盤山而不識其命名之意山頂有徐公湖水旱之禱  
無遠無近神岫相盼巖巖鉤鎖豈無意而然耶雜坐盤礪上  
有蒸雲一穗澹浮於隆阜之表指謂同行曰此雨雲也皆莫  
之信偶得一絕云每日城中喜看山卻來絕頂望塵寰白雲  
何處爲霖雨尙在山尖蒼鬱間由是踰岡下埗至于鹿田本  
一寺也今爲東西有故相葉公養空潘公之題字皆鐫之石  
寺後有斷崖大石離立於竹樹間養空榜曰第一軒觀其亂  
山如城合圍于外魚鼓對鳴相呼於內衍平阜以如席分圍  
廬之向背膏壤布護廣袤數里而鹿之不畊也亦已久矣冠  
以朝眞之險竇以馬面之雄碁盤蟬聯白望虎踞長蛇屈曲  
而下遊羣蛙亂躍而驚顧楊家山崔嵬其左後阿山蟠踞而  
右雙龍繞其胸尖峰掇其肘名曰第一眞不虛也少休于東  
寺午炊未熟雷聲蕭蕭須臾雲氣昏昧狂風振蕩驟雨飄忽  
晦冥隱滅淵妙屏迹遂賦四十字而出詩曰自陟山橋路青  
巒步步奇探幽忘倦懶脫險得平夷香火分雙寺風流訪斷  
碑我來風雨甚妙處未容窺頃之雨定冒溼而至金華觀觀  
方重建法堂虹梁雲壁藻煥明敞道士徐清臣進酒而先已  
醉甚遂宿于爽軒窗前一峰卓立煙雲出沒頃刻百變是夜  
薄冷松聲搖壑飛瀑激風睡思清甚蚤作促炊入雙龍洞洞

前有椒庭壁間句云一水穿開巖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誠  
絕唱也若夫峭壁擁地穹谷隱天清流疊疊玄蔭眺眺東暉  
分光葉艇航碧外洞可容千夫內洞深窈無極神鏡鬼削賦  
諸形似或如龍鱗爪輪困或如象鼻腳鼻肩獐如獅甲如龜  
寶蓋懸空霞帶拖繡有浴室有架衣溝塍刻鏤原隰酌此  
仙田也握拳撞擊斲斲錚錚者此鐘鼓也最奇者曰水滴尤  
妙者曰雪山瑤琳玫瑰璀璨玢幽銀屋閃閃皓質清潤非世  
間物也低而深者靈湫洋洋沸騰森漫有神龍焉不可至矣  
路轉山腰屐齒印蘚探冰壺洞洞前一亭亦新創也下危梯  
觀瀑布續登朝真自鹿田西麓而上一逕如綫草莽斜封一  
峻一險前呼後扶白雲深處碧竇大張石室直連三大間最

卷六

魯齋集

圭

退補齋

後石梁雄架幾數百尺限以橫石圓淵豁舒瑟瑟有聲蓋莫  
知其幾深也有天牕有月巖素光淡薄破暗鏤冥外有小穴  
俯首盲進十餘步內復虛曠斜坡慢道上有雙室對敞支洞  
之側崖縫如擘狹僅容身上不見際曲進數尺一泓清淺漏  
泉點滴四時泠泠不溢不涸其外怪石數顆對列洞前跌坐  
其上萬象森陳千古不老挹天宇之轆轤攬煙塵之吐吞溪  
瀨阡陌互相經緯樹色點綴錦出繡沒真奇偉絕特之觀也  
窮幽極渺杳然莫測靈以奇而生境以靜而融世慮消忘仙  
志遐舉竊謂地勢高絕人迹疎遠非有神以司之則虎豹狐  
狸之所宅也勝域殊景未易久留歸授山靈猛捨而返次經  
石井潭飛瀑激雪壯響轟雷小亭翼然當前野橋斜跨其上

遠望洞山已入霄漢佳思飄飄所不足者修竹耳過秦國長  
主之塋樓墮五鳳孤塚巍然枯棘翦荒茅芊芊羊虎殘缺  
甲士不全四顧蒼莽無片瓦寸甃之存焉嘆朱門之不恃要  
後世之多賢斜訪法清寺僧有分諫者精廬倚翠曲池涵泚  
小橋低飛入養空所書浸碧軒軒後一亭雅潔花石濟楚鑿  
石聚泉標爲玉乳便房曲閣折構華巧謙長髡而慧裝背古  
帖默誦前輩尺牘頗識吾人氣味欣然不憚於相陪引至穆  
賓閣見養空昆中四詩板精畫飛動詞理超逸相與敬嘆而  
出訪智者寺坐雷音亭上尋雙澗之源其一始於廢事寺之  
右曰慈源山川相繆地靈闢露回入智者再飯于雙清堂欄  
外方塘龜魚藻荇游泳縈紆古木灌叢野草馨烈壁列侍郎

卷六

魯齋集

十四

退補齋

陳公相國葉公尙書陳公參政錢公四君子唐唱之什知寺  
邀茶爲禮頗敬叩龜巢厯覺報乃魯國文定之塋也方丈久  
虛一卒住守墳望尖峰四圍寬軟門前松徑里餘豐碑道旁  
規橰宏壯路由葛村而歸于時丹楓瀨林香桂染袖金粟垂  
穎翠莢採豆芙蓉靚冶籬菊敷茂紫蘭兮抗莖濯葢於深幽  
香稻兮春玉籟珠於踐蹂懸顛苞於棗栗粲青黃於橘柚日  
暄而不熯雨寒而不驟正一年之佳景候也爰乃馳勝軌脫  
凡塵志同類偶心閑景妍不爲酒困不爲事牽煙霞甄冶神  
觀澄鮮首尾越四日各有得而還粗述梗槩竒妙莫宣足跡  
之未厯者復與同行尋盟焉同行者誰楊元定徐彥成汪必  
先長嘯則金華王某字會之也



復齋記

詩不云乎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終之以生我百穀余嘗疑焉方其朔風怒號寒威儻草拂之而色槁木嬰之而葉凋水落石出山川寂寥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矣所謂穀者投廩庾混埃塵瘁然未有生意也是時太史謹候玉琯輕葭飛灰陽氣潛動此之謂生生不息之機物無終困之理聖人之豕復于以見天地之心焉蓋萬物必有大剝落然後有大發生人亦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予友汪伯壽嗣詩書蒙故業有屋一區蕭然於茂林修竹間雜卉芳妍家具雅潔有晉宋間風致人所歆羨一旦流落飄蕩不與余相聞者十有餘年一旦過予面有德色曰我遇異人授以醫學已療數十

卷六

魯齋集

五

退補齋

人矣貧者施之樂富者與之方日邁月往證熟理明我將謀數椽之居名之以復齋閉門靜坐益探索其所未至于盍爲我記焉予曰嘻醫道之難言也久矣此聖智之所盡心而後世庸妄者假爲媒利之階由是以技名也士君子往往恥言之殊不知古人有不作宰相必爲名醫之詔謂其俱有活人之功也至於燮理陰陽審調虛實使天下享安靜和平之福則相猶醫也如是則醫之道亦大矣而豈易言歟今伯壽奮於久困之中得倉扁不傳之妙融幽輝渺剖機剔鏞采擷冥隱排迨老蒼萬尋而一綬逸鷺而高翔而又廣求天下各方精論百餘家編帙華整不容他人手觸洗削纖浮織補微奧反冲歛約守之於內變通達化應之於外奇意芽甲新語茂

長欲自成家要使廢者復興仆者復起病有盡而藥無窮固已體天地生物之仁得復道反善之義以此名齋不亦宜乎予力貧陋巷故交影絕獨伯壽時過我要盟於文字之間意則厚甚余不敢辭然伯壽燕坐於復齋之下仰觀精畫而思其義當存警戒之心苟或縱酒眩色以復其狂言浮意誇以復其誕膠撲凝固以復其癖此易所謂迷復也雖欲自附於庸醫不可得矣予聞有萬卷堂獨善閣者君家之故物也君能開其室正其學嘗其勤範其廉不失先世之初意又能疏迪義理講求淵源以復漸麗澤之餘教藹然於士君子之間是亦復之義也而況於醫乎

魯齋記

卷六

魯齋集

六

退補齋

昔者洙泗設教各因其材雖以夫子之道如元氣流行隨其所賦而無不充然或進或止或不惰或自畫實在乎人如何耳以子貢之敏悟而一貫之旨猶未能融會至於聞道無疑豁然默契乃在魯鈍之曾子人皆見其質之魯鈍者忽頓悟於一唯之下豈知其篤學力行固非一日之所致乎夫子嘗曰參也魯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夫魯之質非可以得道也而其所以得道者政以氣質雖魯而不安於魯爾今考其學道之方用功之序惜乎見於書者甚鮮觀戴記所載曾子問一篇其問禮之曲折毫髮無遺則其道問學之功至纖至悉可知矣又觀魯論所記啓手足之言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而後免則其尊德性之功至嚴至密可知矣大抵氣質之

偏最難變化精微之旨未易頓融而曾子收效反如是之速非其不安於魯而百倍其力能至是與蓋嘗聞之天之生是人也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有是四者根乎其中無有不善此所謂天命之性惟二五交運氣質雜揉不免有剛柔清濁之分昏明純駁之異則其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固存乎其間是氣亦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若曾子者可謂能善反而復其降衷秉彝之初者矣僕幼嘗慕諸葛武侯之爲人以長嘯自號一日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躍曰此非所以爲進德之助也揆以聖門持敬之道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致其操存涵養之力誠有所未至

卷六

魯齋集

七

退補齋

也況其氣質之偏心放而不知求久矣年三十有八猶未知學世故沈迷讀書過目輒忘雖所得片言隻字於寤寐俯仰間或已不能追憶孤陋荒疎魯亦甚矣由是不能釣聲名干祿利是當安於魯也若夫求師取友參伍磨琢由其序以求至於至善精微之地其可以氣質之偏自暴自棄而亦安於魯乎甲午歲晚易其扁曰魯齋竊取古人盤盂有名几杖有戒之義於各齋亦庶乎其遺意焉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德天性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短而已僕誠不敏深有感於曾子變化之功而三復張子之言書以識之朝夕見於屋壁之間庶有以警其或懈云

魯齋集卷之七

宋王柏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上王右司書

伯大

在昔嘉定壬午得待伯兄瞻拜于秋闈徹棘之後便蒙開述先契篤隆夙好情義藹然既而賜之迂顧衡茅至今有光倒指十有六載矣藐無再見之期未嘗一日不起高山仰止之思凡親舊之經由治所者每問起居多傳執事亦時有齒及某兄弟之意又知孤露之蹤所以被眷存者始終不替如此茲聞召冠星郎密毗上宰直前奏事上沃帝心尤增慶贊伏念某生四十有一載矣先君棄諸孤今已二十有七載幼孤失學顛倒沈迷浸浸乎小人之歸矣一旦幡然感悟棄其舊

卷七

魯齋集

一

退補齋

習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屏絕科舉之業克去祿仕之念日夜探討洙泗伊洛之淵源與聖賢相與周旋於簡冊者今幾十載然而氣質昏惰而未有入十已千之功以至於必明必剛之地而又拙於謀生家事日就彫落雖有先人之故廬亦將有飄蕩搖兀之勢困窮至此足矣而終不自悔者每謂受父母至善之元得天地正通之氣所以命我者仁義禮智之性飽滿充足其初本無一毫瑕缺也今乃斲喪殘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亦已過矣是以洞洞屬屬乎操存持守之方戰戰兢兢於動靜語默之際不敢遺本而逐末不敢徇利以忘義於世味淡泊無一毫妄想也故平時書牘不題要官姓名不入修門今日之書雖非有求而來然亦有爲而發痛念先

君仕塗坎墮百未一伸尙有蚤識英器一事炯炯猶生某雖居山林友鷗鷺幸故人之得政幸朝廷之得人幸先君知人知効此意勃勃上浮而不可泯則其所以見於書者豈一時之私情哉雖然以十有六載間闊之久五百里水陸之遙一紙之敬道古今而譽盛德非所以荅故人記存之厚也某竊惟吾儒之學有體有用其體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氏之書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齊家固在我所自盡也治國平天下蓋有不得已起而從之者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雖官無崇卑皆可以行所學而見於用然職小者所施有限任微者所及不廣列郡之政不越於一州外臺之政不踰於一路內而九

卷七

魯齋集

二

退補齋

卿之不相侵六部之不相及必也其職無所不統而所施無有限量者其惟宰相乎習爲宰相之事而佐其所不逮者其惟都司乎嘗謂君相者出治之原也君德之進不進經筵之責也相業之成不成都司之責也左右司雖曰宰相之屬三槐之下黃閣之中必得德量器識之才彌綸得失裨贊庶務宰相曰是都司曰非宰相曰可都司曰不可必使廟堂無過舉四海無冤民內而君子小人之各得其所外而夷狄姦宄之各安其分是皆都司職事之當然也國家數十載以來士大夫戕賊於利欲之塗良心熏染於貪濁之習滔滔流蕩無所底止其間能自拔於頽波之中者蓋不可以多數矣有如執事中立不倚氣節凜然精神風采赫赫於符竹之間聲名

聞望衰衰於薦紳之口召環之初天下共僉之曰必橫經虎  
觀矣必執法霜臺矣執事方徘徊退避兩載而後進豈徒然  
哉必有一定之見矣今日之來豈不熟觀天下之大勢必以  
爲世道尙可扶持化原尙可輔佐乎然而天下之勢日壞國  
家之勢日輕亂根日壯命脉日微如之何其可爲也天下所  
共知者內而民生日艱而楮幣無策外而夷狄日強而兵力  
單弱任今日之事者皆知其尤難夫生民之休戚固係於守  
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又豈非監司之綱乎  
兵力之弱強固係於將校之能否帥閫者將校之綱朝廷者  
又豈非帥閫之綱乎合內外治之原旣係朝廷總朝廷之政  
又關於都司其任豈不爲尤難端平更化以來朝廷治効其  
畧可見雖都司潛毗密贊於幾微隱約之間而不見其跡異  
時識者考治道之得失曰此時此政爲當此時此政爲不然  
宰相猶若人也而政有異焉何哉則必於都司證之矣可不  
謹哉執事培植之久敷歷之深學正義明志定氣飽當必有  
以處此矣然吾儒之學雖曰有體有用必體立而后用有以  
行又必體無不具而后能用無不周也世衰道微學絕教舛  
士氣不振風俗不振正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於用借濟時  
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意近世一二賢者固有以  
異乎今之人矣進而未能盡副海內之望亦以其體未至於  
無不具所以用亦有所未周歟此古今之通患也而況都司  
之任尤非他司比也霖雨之原也舟楫之具也麴蘖之資也

卷七

魯齋集

三

退補齋

鹽梅之根也若夫天下之事變其來不一也國家之安危非輕也幾微之間節奏之會呼吸進退於毫髮之間失利害之相去已有霄壤之異矣惟講學然後有以明夫心之制得夫事之宜昔王梅溪聲名節行爲時巨人晦庵朱先生猶晚進也乃拳拳以尊德性道問學勉之而不以爲僭于湖張公文章風采爲時俊才其去荊州也南軒張先生送之亦告以講學之說而不以爲嫌以是知無貴賤無老幼皆不可一日不講學也人之美質有限而歲月亦有限學問無窮而事業亦與之無窮講學者豈有他哉亦窮理以致知也惟能隨事以觀理故於天下之理無有不察又能卽理以應事故於天下之事無有不明如鑑照人如衡稱物自有以盡其公且平之

卷七

魯齋集

四

退補齋

德矣今執事上欲答主知次欲參廟謨下欲副人望不知以何事爲當先何事爲可後推本尋原萬弊蟠結蓋有不勝其可憂者執事其何以處之哉願執事審時度勢熟慮精思薰蕕同器決無久馨之理君臣際會從古所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毋爲小人所先發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謹齋沐裁書以道此拳拳之誠淺陋僭率不勝愧懼

上呂寺丞

延年

某幼孤失學退處陋巷日知收斂身心於簡冊間殊未有毫髮進也幸於仞牆有先世師門之舊雖聞養痾郤容亦未嘗一再晉謁而不獲瞻侍旣而令表傳道尊意乃知不肖如某亦未蒙擯棄而在齒錄一人之數感佩興起念不可無一言

仰咨隆知用敢僭陳尚丐垂察某竊惟平治天下之道莫急於人才教養人才之地莫急於學校後世教養之方固已大異於古而學校之政不修未有甚於今日則其化民成俗之驗固已昭然可見也南渡以來三先生鼎峙東南倡明正學浚衍淵源成就人才爲國家數十年之用可謂盛矣年來師友凋落義理蕪後生小子倭倭然無所適從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雖有氣質之美不過沒溺於進取之塗而已至于汲引後進收拾晚生開導訓迪封植培養以續不絕如縷之氣脉捨麗澤書院何賴焉尊契丈負家世嵩嶽萬鈞之重誠宜充養氣體保毓神明恢崇德業開拓規撫尊禮有德招引善類夙夜相與講磨實學以復還先世之舊也某得之友朋

卷七

魯齋集

五

退補齋

之餘謂尊意欲更文會之約久矣悠悠日月謀畫未定切慮巨夕宦輟驅馳不容久駐此事必至因循廢弛終於不振而后已也今幸天啓深衷凡聲氣所同曲意諏訪俾有志之士咸挹麗澤之風而陶泳講習之樂此其意豈徒然而其事豈可苟哉某切謂朔望片時徒會亟散切偲之論不泐輔仁之意不孚則恐於高明所以篤念先猷紹復師友之盛才足有稱安意及此弭節里居之暇早定規撫請一老成有行義善講說爲衆所敬者爲之長嚴其尊崇體貌之禮優其飲食供給之需使真有志於講學者三五人相與左右之汎潔齋宇增置床榻接納後學不限其來許其寄爨止宿不以虛文利祿之誘入其心使之一意講明義理涵養德性果能如此則



旁郡聞風而至四方視倣而起咸知麗澤遺規久而復振作  
成磨礪日衍歲豐有以輔學校教養之所不逮而培植斯文  
之壽脉以爲國家無窮計益以顯揚成公先生以道私淑之  
功而於尊契丈繼志述事之孝孰大於此而於愛君報國之  
忠又孰大如此僭越犯分不勝震恐惟執事進退之

社倉利害書

社倉之法人皆謂始於朱文公而不知始於魏國錄元履魏  
公初行于建陽之招賢文公倣而行之於崇安之五夫然文  
公之法與魏公少異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歛之  
無貸息也五夫之倉春貸秋歛收息二分小歉則蠲其半大  
饑則盡蠲之此爲小異魏公之法雖疎而簡文公之法雖密

卷七

魯齋集

六

退補齋

而煩二公同門友也盃酒從容之間未嘗不交病之魏公病  
文公曰不當祖荆舒聚歛之餘謀文公病魏公曰不當久儲  
速腐惠旣狹而將不名也當時亦莫能決其是非要皆常得  
如二公之賢則法俱無弊奈二公之不常有也東萊先生常  
謂文公曰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南軒先  
生則曰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雖指荆舒實爲朱先生發  
也此其深長之慮有朱先生所未及思者蓋仁人急於愛人  
利物念有生之類莫非同體其忍坐視其饑餓轉于溝壑化  
爲盜賊哉惻隱之發如救焚拯溺何暇逆計其後日之不得  
人而遂已乎此朱先生之盛心也若夫二分之法與青苗異  
者蓋荆舒託濟人之名罔其利以供上之用朱先生因濟人

之實儲其利以復爲民水旱之防心之所發惠之所及何啻  
霄壤以青苗議社倉其不審亦甚矣及朱先生異日自悔其  
法之未盡善故謂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懷惻之意藹然  
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者之說所能及哉  
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  
遺教也逮其晚年又自憂其無守法之人故曰有治人有治  
法此雖老生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蓋無人以守之  
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況於所謂社倉者苟非常得聰  
明仁愛之令忠信明察之士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  
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  
身試者吁朱先生晚年之意卽張先生昔日之言也大抵後

卷七

魯齋集

七

退補齋

之好名者不深求朱先生晚年之意不深思張先生昔日之  
言自其立法之初考覈不精周防不密則已與二先生之意  
異矣謂之好名可也由是嫠女之社倉始終沿革有可得而  
言者恭觀淳熙八年朱先生申請社倉指揮若曰其歛散之  
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至哉言乎  
此行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案吏各鄉  
又非有德望之人爲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聽命苟且逃責  
利害不敢專決姦弊不敢自懲玩舞虛文壅塞實意吏旣慕  
於前權宜伸縮隨時輕重吏則議其後故賢者不屑與之相  
牴牾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歛  
亦以米今也不然歛以錢科以糴若能薄增厥直亦何患民

之不樂輸哉價既不平穀不時至勢不至於敷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產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二也後之繼者慮既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惠窮而追呼之害起故朱先生之法一轉而爲魏公之法但儲于鄉以備歲之不登及其歲之小歉也又不以貸而以糶則魏公之法又轉而爲廣憲之法矣然而積之既久則化爲浮埃腐土果如朱先生之憂夫以天地生民之寶百姓日用之天棄之於陳朽敗壞之域而不顧是誠何心哉及其發之也雖痛損其直而民不以爲患有至不得已而食之者反不如糟糠之鮮潔直不以人類待之矣是又何心哉其未發之時主者謹視封鑰不敢以新易陳或差官檢視盤量既有酒食微需之供

卷七

魯齋集

八

退補齋

又有人從偷竊之耗主之者凜凜度日有破家蕩產之懼此所以鄉之善士不願委請而多方脫免詞訟反至紛紛其甘心任責者率是豪霸之人卽時移易私用空其封鑄及至檢覈不過旋賂官吏當連年旱傷米價頓踴慮其賑給見底反巧爲說辭以蔽當路甯科抑而不敢盡發也則社倉立法之本意果如是乎所可大慮者不特此也當其再糶而償之價不連時例行敷抑或增會價或添斛面或責以上色之米或有數十里擔夯之費猶云可也有產者惴惴然恐後日之不給錢而白敷米如和買羅絹之類此亦不得不慮及此而況今日常平義倉之米卽昔日敷科備水旱之米也原亦自鄉而移于邑自邑而移于州今若重敷民不堪命故當一番敷

糴之時吏持其柄以爲乞取之資其害尤不小是豈治世之良法哉竊謂有愛人利物之誠心又須有無我之盛德旣足以來天下之善言而后可以行天下之公法求名者不足以行法自是者不足以行法泥古者亦不足以行法然圖利者不可以奉法避事者不可以奉法不知民吾同胞者亦不足以奉法非特上之行法者未遇而下之奉法者尤不易得也所謂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至是而益驗矣古人有言穀賤則傷農穀貴則傷民今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逋叢身解償之餘儲積無幾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也農人以終歲服勤之勞於逋負擬償之時則穀賤而倍費及其不憚經營之艱苦糴於青黃未接之時則穀貴而有倍費是穀貴穀賤俱爲民病也昔人既有廣惠之法穀貴則損價以出之穀賤則高價以入之一出一入低昂適平其法至簡其事易行無社倉前者之弊法亦良矣自朱先生之法三轉而下同於廣惠者此所謂不泥古而善繼前人之志者矣然而前日出價旣損而前日入價反高原額不無有虧折今欲望台慈一以愛人利物爲心而不計其原額之虧盈庶不失諸老先生之遺意苟以原出價敷抑人戶糴償非特今日之重國是爲異日白敷之漸也爲民父母以若保赤子存心必不忍作俑於此或以原額爲不可虧折乞就本州權暫關錢撥助以俟後日盈價輸償亦甚易行也僭越出位不勝震恐

卷七

魯齋集

九

退補齋

恭聞孝宗皇帝後時失實之訓言簡而意周萬里民瘼如在目前真帝王之軌範也伏自某官開藩之初首舉是訓以警僚衆可謂得爲政之要見于施行者今三閱月又似未有成效其故何哉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執事訪求民隱虛已納善孳孳不倦舉行荒政焦心勞思此百姓之所共知也不可謂無不忍人之心矣然官吏奉行不足以識執事愛民之盛心文移旁午而膏澤不下流移日甚而糶價日昂或者議其政而併疑其心愚獨以爲不然四方之風土不同田里之休戚不一以執事博詢羣議如此之勤而應之者泛然唯諾一無以仰助執事愛民之政此吾鄉士大

卷七

魯齋集

十

退補齋

夫之責也今不揆愚陋敢先陳吾鄉風俗之大畧繼之以愚說二條恐或可以裨贊荒政之萬分敢所采覽竊惟兩浙槩號富饒而東浙之貧不可與西浙並稱也人或知之者發女之貧不可與浙東諸郡並稱則人鮮有知之者金華今日之貧與三十年前亦不可以並稱人無有知之者夫均此郡縣也肥瘠頓異必有其故何者昔之爲民害者版籍荒落而已雖胥吏持虧盈之數舞出入之權而猶有遺利在民也自經界以來版籍具在而有無虛實固不可隱其奈經界之時縣令朱中直匿鄉都之舊額勒保伍增添新數先爲姦吏之地民受其欺而不能辨不特無遺利而民以暗被苛取矣其害豈不大哉況自南渡以來科配之數越爲重發卽次之

葵之七邑金華爲尤重夏稅之輸十有三種雖間有蠲租之令而此賦自若及袁韶之長版曹也增羅絹重厚之數而民力始困加以十數年以來絲枲之價頓踴穀粟之價頓輕知民力始困矣富家巨室僅僅自保用度稍廣質鬻隨至中產之家往往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用日降月下而窘色不舒每至秋成如解倒懸烏有餘粟以待窮價是以勸分之政固荒政之所先而非金華之所急大抵勸分之政爲富而積粟者設爲愚而嗜利者設今穀價旣隆數十年之所未有於此時而猶閉藏尙復何待嗜利者雖無厭而如是之愚者亦鮮蓋金華所謂富家巨室實不足以當江西浙西困弱最下之戶昔之爲富家巨室者尙有數年之儲今無兼歲之蓄

卷七

魯齋集

十一

退補齋

矣雖有閉糴之心而左支右吾其勢自相煎迫益不容於不糴故曰勸分之令非今日之所急也以今日勸分之令隨時直之低昂而無裁抑之患則富家所宜樂從然終未有欣然應上之令者蓋縣官奉行不察有無不審虛實持版籍之虛數例行告諭紛紛四馳反如白科上下相疑糴者束手而糴者無措是未足以濟民適先有以害民矣書生私憂過計不慮富家巨室之閉糴也方慮其喜於得債傾困倒廩而盡泄之矣天命靡常豐凶難必萬一不幸嗣歲復以旱告雖有具平之智不知善其後矣可勝寒心然則爲今之策奈何曰賑荒之體先公庾而後私家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埋蕪官不養民而民養官矣農夫資巨室之

土巨家資農夫之力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養民農夫輸于巨室巨室輸于州縣州縣輸于朝廷以之祿士以之餉軍經費萬端其如盡出於農也故曰民養官矣不幸凶年饑歲在上者不得已散財發粟而賑恤之使之得免於流離溝壑之憂尙有是可以寓其愛民之心耳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王政之所先也竊惟今日義倉創于慶曆初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一斗輸二升以備水旱其後興廢不常今下及小戶矣是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今又移易他用數額常虧遇歉歲則復科巨室此何義哉其後又有倣社倉廣惠之遺法盡將前賢立法之美意顛倒紛亂以爲沽名買譽之資始也低價以強民之輸先爲中戶之困旣而官吏侵漁所積朽壞民得之而不可食今幸新陳相易而積日未遠而州家顧乃深藏固閉其所以備水旱者一切倚辦於私儲愛民之心何以敷於百姓公聚朽蠹三老凍餒此晏子之所深嘆也況今朝廷猶特發粟而侯國殊無發粟之意竊恐百姓德巨室而不德官府巨室怨官府而不怨朝廷甚非所以承流而宣化也昔成周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一曰散利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恐不如此今不若先發官庾如常平義倉社倉廣惠倉之類盡盡數散之官庾竭然後及于私家各正言順義感仁暢旣足以廣君上愛民之心又足以成州家愛民之政百姓德官府而巨室心服亦庶乎王政之遺風盡設施先後之

序實意之所孚義氣之所興起故曰賑荒之體先官庾而後私儲者此也昔成周之衰王政不行莫甚於戰國梁惠王猶能移民移粟於河東河內故孔子之所不取以今觀之能如惠王之用心者尤鮮且糴價何爲而驟高也以歲旱而無糴也是糴價不高於豐稔之地實高於早歉之鄉然高價之利不歸於早歉之鄉實歸於豐稔之地彼歉者旣歉矣而又盡索其家具積數倍而僅可易常年之一彼豐者旣豐矣而又坐享高價以常年之一而可得數倍之利是豐者再豐而歉者再歉甚非平準之意夫天時豐歉之不同地利厚薄之一此爲政者所當輔贊天地之化裁制其輕重之宜豈有坐視其偏倚之勢而無以權其低昂之中恐未可以言善政矣

卷七

魯齋集

十三

退補齋

今縣官勸分之令乃隨時直不與減損此巨室之所喜而細民之所不樂所徇者小而寡所害者大而衆不可不審也然又不辨其鄉之豐凶不察其家之有無例令賑濟其豐而有者固可以濟民之乏彼凶而無者自謀且不給又何分之可勸哉是以富益富貧益貧勢不均平人心不伏互相推托遷延日時民將餓死誰執其咎今蠲租之數旣定而七邑之豐凶大畧可見有上熟之邑有中熟之邑有下熟之邑又有最早之邑中早之邑不早之邑以上熟之邑自可以補最早之邑州家何不裁損其價直求糴於上熟之邑復裁損其直以賑其最早之邑也其中熟中早之邑又有最早中早不早之鄉亦有上熟中熟下熟之鄉所以裁其直者亦如邑焉其庶



乎無偏重偏輕之勢無甚休甚戚之民彼受抑者無怨詞彼受濟者有實惠豈不善哉今最早者當賑濟而上熟者亦賑濟上熟者當勸分而最早者亦勸分恐未可以言善政矣故曰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者此也愚之二說若迂闊而實今日之急務惟高明詳察而進退之

### 答何子恭

書來論某之病往往出於鄉原之口彼鄉原者趣向卑陋志識鄙淺驟聞欲求聖賢之正學欲聞先王之大道方將驚視駭愕以我爲狂爲妄未能得其講學之淺深且要吹毛求疵去黠檢教他立腳不定處今日成材之所以難也愚謂後生小子乍脫於荆棘坑塹之中方欲著身於正大光明之道未

### 卷七

魯齋集

七

退補齋

曾講得一事行得一步豈能每事盡善縱有病痛且要是大路上人他日志向漸定移步漸熟然後可以逐旋敲點他使之澄治未晚今若遽然四面責備束縛太緊鉗錘太酷彼將疑爲君子如此之難幡然退安於舊穴卻是吾輩爲淵毆魚顏子所謂循循善誘恐不如此世衰道微向此學絕少只得且容他樂親吾輩開其是非善惡之見令其通透不惑持守不遷然後進以細密工夫可也必切而後可瑳必琢而後可磨亦理也高明以爲如何

### 答嚴陵史君書

比聞嚴之彫價甚以爲憂辱書乃知傳者之太過深以爲慰此無他蓋他人不能措手而賢者不勞游刃耳若人人皆可

爲則又何以見大才別利器乎又聞史君入境減騶從儀飭  
去供帳浮費大艘運米尾尾隨至仁聲仁聞固已先入其心  
教條一頒自然樂從也甚盛甚美區區之見以爲賢史君不  
常值也朝廷之米未易常撥也嚴之民未易頓裕嚴不產米  
其來已久每視上游之商舟至否爲之豐歉年來米禁旣密  
賑助不至軍儲日窘民食日難嚴固有疾視葵人之意今欲  
平其氣厚其生不若請于朝乞蘭谿一縣撥隸于嚴然後嚴  
可爲矣蘭谿隸嚴不特此縣之米饒裕足以充嚴之虛而衢  
婺兩溪之米俱可通矣使禁截極嚴密不能俱絕也嚴合六  
縣而不足當蘭谿一邑之輸而尙可以爲州乎議者不過謂  
嚴隸浙西婺隸浙東難以錯雜割地殊不考嚴之建德梁晉

卷七

魯齋集

五

退補齋

通管隸東陽矣婺之浦江亦嘗割富陽之地矣二州雖屬兩  
路均吳國之境土或分或合各得其宜何拘攣之足徇以今  
日行都言之嚴猶王畿之內豈應貧陋如此甚非所以拱衛  
王室藩屏京師之意或不得請只乞割蘭谿水西六鄉又其  
次焉以地言之旣與嚴接壤又居浙水之西屬嚴尤便更或  
不得請則奏疏敷陳不厭再三或朝廷終不肯從亦當列其  
利害及奏請始末大書于石植之郡治以待有力者繼之可  
也儻幸此請或行永爲嚴之大利邦人感史君之恩世世無  
窮松楸之祝祠像之嚴當不減范文正公之盛自昔仁人君  
子膺民社之寄不以一時之惠及人而自足也必欲興大利  
除大害要使其德澤深長行于千百年之久是可謂今之俗

更謀富貴者言哉惟賢者平日抱負在此故使如愚言亦得  
以罄其繆至于維持學校振起儒風旌賢勸善亦必次第而  
舉矣拭目以俟

答倪孟德

來諭日月往矣精力邁矣雖有願強勉之志而無可強勉之  
時足見感慨之深而某亦政坐此病此言爲後生者勉固亦  
甚切所以自爲之慮恐未然也夫日月之已往精神之已邁  
者不可得而復追矣在今日亦自有得力處蓋血氣向衰則  
志慮定更歷既多則識見明卽其欲強勉之志便是可強勉  
之時不必徒追悔於旣往而自絕於將來此吾人尙可著力  
也未知高見以爲如何

卷七

魯齋集

去

退補齋

復吳太清書

某疏鹵之學至不足道况當垂垂衰老之年方切慚負平生  
之朋友乃厯下顧賜以長書若施於所敬者顧某何以辱此  
惟有愧感旣而聞管登當今大人君子之門而所以平實  
古雅爲主此爲學第一義嘗謂平實是躬行工夫古雅是講  
學工夫躬行不可不平實講學然後能古雅若論輕重則躬  
行重若論後先則講學先則知已得造道入德之門深切起  
敬及觀所惠書陳誼甚富立志甚高論孔顏之所樂及周程  
之傳授又皆洞究大原曲折詳密自非深造自得何以至此  
歟祗三復爲之躍然某往年嘗與趙星渚議論間問北山何  
先生何以教學者某對北山不會開門授徒不會立題目

話頭接引後進某登門之初嘗蒙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星渚曰文公已病其頗傷急迫某曰急迫之病乃在下一句知乃可精上此四句於初學似亦有益星渚曰然某無以私淑同志敢復以此爲足下獻足下所以定其本者似亦古雅矣至於以尋樂扁其讀書之室恐未合乎平實之訓也似覺求上達之意多於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之工決無上達之理朱子於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既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可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更望於博文約禮居敬持志益加勉焉何患不真見孔顏之樂也惟高明察焉

卷七

魯齋集

七

退補齋

答葉都倉書

逖違偉度轉目三載東閣邃嚴而枯冷姓名無路可達雖聞恭膺醲渥卽拜異除亦不能致一牋之慶非慢也翔泳之勢不同也惟高明亮之某衰老待盡於窮樞奄奄泉下人耳何心與時競哉伏辱寶帖諄諭勤劬備感謙虛此某之所望於足下者而足下反以見囑何耶此事之造端實出於足下篤念亡姪之良心長顧郤慮之美意此亡姪之所感激一一聽從宗族之所以稱贊正在於此狂瀾激衝惡獬猖噬誠出於意料之外當是時也明目張膽力辨其萋斐之誣鎮定其摧折之勢使其家紀綱粗立九原無有遺恨豈非足下所當任之責乎事變至此可勝嘆哉竊意足下事定心平亦深悔前

日之無情必爲其思善後之計今詳來諭上委之於從諛者之過下脫之以不足責之言往往正名定分之意少黨姦惠惡之意多此則非所望於高明所欲言者何限要非筆舌可既尙賴惠顧前好不忘初心以大公至正成始成終之是猶有餘望也恩惠謝先辱毋罪率直幸甚不宣

通趙星渚

即日白露橫江黃雲棲歆恭惟暫韜經濟妙養中和顧諟天明相在爾室某輕去誨範七年于茲自赤城無借留之路而某亦夢斷於東湖不謂崇情篤雅有請于朝給劄以驅其出不免一再往回有愧於山靈海若多矣幸得草巢之肯來遂因風變而謝絕也瞻望道德之聲光服習提警之精實非不

卷七

魯齋集

六

退補齋

切切于衷終不敢以山林之姓各驅馳於龍尾之道門籍之下幾至埋蕪不自意懷人憂世之念深欲以枯根朽質置於造化爐中誤玷鸚書不勝驚懼恐吕公之夾袋掌記陳密學司馬公之薦士彙編無此樣人才也未免爲知人之累益重愧悚惟是大賢君子之進退足以卜時政之得失足以驗世道之盛衰雖聞暫收朝蹟歸隱故山陶鑄水石於世氛之外醇醪聖賢於德履之中行藏用舍本非二致皆所以敬天命而植民彝也且聞屬車豹尾中稀如晨星竊恐緣緜方底之詔已飛下岵嶠起安石以副天下蒼生之望恐終不可得而忽然也某幽屏衡茅過從絕少舊學剝落幾盡尙有一點直實不隨血氣而消殘編故書時時涵泳向侍坐隅蒙舉陳克

齋所記暮春章改本緩誦稱嘆某自昔亦以爲此甚端的也  
近年來以今集註細細較之深以爲疑又以文集參考則知  
其反爲未定之本大不如今集註之精密也近嘗再講此章  
未及錄呈不知高明後來亦曾再入思慮否某平生於無  
極而太極一句見得未透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但  
於周子命詞之意嚼咀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不揆淺陋  
妄揣先儒之心謂此是周子太極圖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  
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爲此圖  
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  
之淵微又難於模寫不得已畫爲圓象擬天之形指爲太極  
又若有形有象故於圖說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

卷七

魯齋集

九

退補齋

無此圓象也後人叢亂疑惑故朱子曰此只是無形而有理  
言簡而盡然必於圖上指此一語方爲親切無疑未審高見  
以爲然否朱子之說中庸至矣精矣而某妄有所疑朱子平  
時謂家語爲孔叢子僞書今於集註反取之以證中庸之悞  
愚尤惑焉哀公問政子曰云云止其政息竊意夫子之答只  
此數語自人道敏政而下止及其成功一也皆子思之言又  
舉夫子三句以證之故又著子曰字恐非妄也此下子思又  
自說去家語中間又舉哀公曰此恐不足信某妄謂其中仁  
者人也義者宜也此非夫子平時語自是孟子得於子思者  
其爲子思之言明矣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某固陋之質於經  
書疑處甚多無筆吏抄寫未能一一質於高明先述此三條

以求開悟之方敢乞始終提誨庶不抱此鵲突道理歸全於  
父母天地受賜大矣某謹專人省候起居其輕瀆賜之容留  
不勝幸甚未卜待拜更乞爲斯道自重爲明時自愛精調鼎  
食佐吾君開萬世太平之基某頓首忱禱不宣

回趙星渚書

即日冬令權輿霜明風勁恭惟勇退要塗表儀世道誠無間  
斷神相後先尊侯動止萬福某近者僭上之教以贖門  
籍之荒涼旋領令嗣承奉賜書知已上徹電覽乃聞尊體偶  
違和裕未敢繼馳尺牋敬誦藥石之慶方引領東望日切泰  
山北斗之仰專使遠臨俯授寶帖聯題累牘蓬華生光驚喜  
下拜盥手剝緘仰見郁郁情文勤渠謙讓如親侍函丈之間

卷七

魯齋集

七

退補齋

恭聆金聲玉振之韻感慰無斃某崦嵫甚迫衰病日侵無由  
可以航一羣躬拜於岵嶧山下請問平生所疑以祛其固陋  
之見而尺書之敬亦復曠闊幾於自棄重荷不鄙矜其荒淺  
賜之規正又蒙揆其廢惰復以三日俾入思慮將有以儆策  
而陶鎔之幸甚過望敢以愚魯之見陳于別楮更乞始終提  
誨誠所願望某近得車玉峰書賜報大學致格傳未嘗忘也  
欲以知止而後有定一段接聽訟一段卽是元致格傳某聞  
之躍然若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後又聞  
昔日嚴陵吳守槃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于  
西山葉先生先生云且去涵養不知尊明曾聞之否此說以  
爲如何某又蒙玉峰以所編道統錄稿見教題目甚大采摭

甚詳愚意以爲尙欠綱領也未知曾達尊聽否某竊嘆世衰道微同志絕少仰惟星渚先生海內範樞敷歷且久不知朝野中可以與之切磋論辨者誰歟後生晚進有志於學所以傳道授業者誰歟某孤陋寡聞待盡窮巷了無聞知敢告疏其一二因便以開其昏蒙尤所願幸使介不敢久淹謹拜飭牋恭修大貺之謝氣候向寒更乞謹護鼎茵柱石斯道大展經綸以副四方善類之祝某拳拳無任不禱

一浴沂一章區區所疑已蒙印可足見大公無我與人爲善之意佩服佩服

一無極而太極一句某非敢妄疑先哲但疑其既是無形而有理則圖中圓象非形而何此周子於圖說之首不可無

卷七

魯齋集

三

退補齋

此一句也然其精密微妙之旨拓前聖之所未發自在其中初無抵牾也某妄謂常時朱子若說入圖上來則此句有著泊未必起象山之疑議耳

一先賢以家語爲先秦古書此句稍寬竟不知爲何人所錄疑其爲子思以後子孫所編如疑顏子竊飯之類誠爲可鄙決不出於子思之前明矣若以子思之言證家語之失可也以家語證子思之書於義有所未安竊謂一部論語門弟子問仁者多矣夫子止語之求仁之方未嘗有仁字親切之訓至孟子方有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語則疑其得於子思未必夫子之言也尊見以爲然否更乞不倦之

教



一賜問張子言氣周程言理旨意不同某竊謂理氣未嘗相離先儒不相沿襲雖言不同而未嘗相悖言氣者是以氣爲道之體理已在其中言理者是以理必乘氣而出氣亦在其中雖有形而上下之分然道亦器也器亦道也二之則不是張子言氣數段朱子固嘗置於近思錄道體門中此意可見朱子又曰張子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是也  
伏丐尊照

一賜問幾有吉凶夫子與朱子之言不同某竊謂周子曰誠神幾聖人也此言聖人之幾在誠神之間自是有吉無凶又曰誠無爲幾善惡此言衆人之幾既有善惡安得無吉凶若衆人之幾能動以正亦無凶之可言夫動以正者天

卷七

魯齋集

五

退補齋

理之本然也動不以正此人欲之或然言雖不同實不相悖伏乞尊察

一賜問伊川言奉祀之人是繼室所生當以繼室配爲不易之禮固爲的確所謂不易之理者祭祀時母子一氣感通也然於禮有所未盡是或程子有爲而言也或有謂春秋之法以元妃配而繼室下得配故程子如前之云未可知也但今所謂繼室與古之繼室不同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若元妃薨凡繼室皆其妾媵也雖有子不得竝配今之所謂繼室亦皆禮聘與元妃同等夷耳但有先後長幼之分所以不可不竝配今之庶母卻合古者繼室之義雖有子死當祔于妾祖姑別室以祀之有此曲折未盡未審尊見

以爲如何敢乞開曉

答車玉峰

陋巷無仙里便風如隔滄溟秋雨窮欄闕焉人跡忽有持書  
立於黃葉堆裏乃吾畏友軫綴枯朽訪問安否德甚渥也故  
審云云英嗣神童秀慧日裕當已能讀父書矣某伏蒙頒教  
道統錄三巨編盥手莊誦大哉書乎自昔聖賢儼然臨乎其  
上世間未有是書也非有大學力如何有此大制作照耀萬  
古與天地相爲終始無疑昨見蔡九峰嘗編一本日至書次  
第亦如此而不如此本之詳敬巖姪亦曾有一書名與此同  
但止始自周子至于黃勉齋門目頗雜皆不及此精當愚見  
更得於逐門內更與次第之爲尤佳蓋此莫難於顏子子思

卷七

魯齋集

三

退補齋

之詳亦莫難於朱子之簡若孔叢子家語之類未可全用要  
須揀擇某自前歲已拜觀序文無便失於拜報今始得見全  
書尤以爲幸願蚤入梓開我後人拳拳之望外蒙賜諭大學  
致知章不亡尤見洞照千古錯簡紛糾不能逃焉已經二程  
朱子各有定本而尤未盡甚矣考古之難也某亦嘗見人說  
聽訟章爲致格傳不敢以爲然今若合此一段共爲一章卻  
自分明程伯子改本亦以知止接至善但首章三傳亦在前  
次方及八目以此觀之知止爲傳詞亦是一證知止既是經  
文而後無傳此尤分曉使朱子得聞此語豈不莞爾一笑今  
若以程伯子本移知止於八目之後誠意章傳之前尤爲省  
方前三綱自爲經傳後八目自爲經傳未知高見以爲如何

河圖分合說見加倍法之始亦佳若一三五爲天數二四爲地數朱子謂此積數也非倚數也要將參天兩地倚出此數今來說卻有此意開發多矣若謂因何畫卦只是奇偶而已此不必疑但曰四者之變不知何所指更望賜教省吾挽詩高古非某所及珍重之言過矣區區之愚猶有所未盡嘗觀朱子編書必先立一規模未嘗渙散無收拾或立綱目或立經傳或曰嘉言善行或分內外篇一時易成恐不能久蓋道統之名大學者人人要看須是一條一件不可移易不可有無方爲盡善固陋之見猶未能識編次之大畧敢望開曉某奄奄晚景瞻侍無期惟有一心尊嚮不問朝夕一年之間尺書往復曾幾所欲言者何限臨紙耿耿

卷七

魯齋集

書

退補齋

復天台陳司戶

天瑞字景祥

某項辱下訪不憚數百里之遠意亦勤矣寵以長書示以巨帙禮甚度德甚謙已足以藥世俗自滿之病顧衰耄殘息何足稱此至於獎譽過情擬非其等此則謹不敢聞也既而捧巨帙而敬觀以蘇氏古史爲題占地步以甚闊以朱子餘論爲主立門戶以甚正竦然異之曰大哉書乎此近世之所未見也老眼爲之頓明嘗謂漢當暴秦煨燼之餘典籍滅亡太史公作史記一部上出唐虞下包春秋戰國羅網放逸黜削稗野開天下之盲聳後世得之如至寶尊之如聖人孰敢議其非者遷亦自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自負至不輕也至本朝歐陽

公始譏之其序帝王世次圖先立一準的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所以畧其遠而詳其近謹其所不知也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述黃帝以來詳悉其世次不量力而務勝及訂其繆可以發千古之一笑止以惑世二字斷之蘇黃門師歐公者也習聞其說亦謂遷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切中其病其詞已激昂不如歐公之從容溫潤也至於自編古史又叙三皇反加詳焉豈臨文之際而忘之乎抑不免於務勝而惑世也朱子曰近世言史者惟此書爲近理而學者忽之止於本紀中提出七章以訂其未醇今足下乃用朱子之意削其世次益以事實黜秦伯而不污其紀降三晉田齊而不作世家增虞夏商周各臣于列傳而春秋戰國之賢亦與焉別立孔子及弟子傳止於孟軻斥老子荀卿於異端其立義凜然其用力甚勇其地步闊而又闊復加以正其門戶正而又正復濟之以闊豈非欲推本於經折衷以理邪若以是爲識本原而可達於聖賢則天可必識本原可達於聖賢而後能推本於經折衷以理也然雖非學者之先務而程子所謂考古今別是非亦致知之一端今此編考訂有證綱目繁然亦自可以名家矣若曰著書垂後有必於名家恐爲計太左而自待太涼竊慮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此某不敢不以忠告某血氣旣衰學問枯落記魄不强挂一漏萬不足以識足下纂輯之誤不談論下之差不差姑以愚見有疑於古史之一二爲足下陳之歐陽公春秋論辨魯隱公非攝如此之明蘇

卷七

魯齋集

五

退補齋

學於歐豈不聞之今魯世家一信左氏語豈忘之乎蘇氏以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汨沒人心已亡其所謂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而於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獨蘇氏以管子之書爲戰國之士假託其名而爲之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此則非吾俗之所能識視國語全本管子無他語豈不陋哉然猶取內政之制此爲可疑夫子之於春秋凡諸國變先王之法度如爰田兵甲刑書之類悉書之不應於內政獨不書也旣無其證何以信於後至謂管仲旣沒齊國因其遺業常強於諸侯此亦誣矣蘇氏之叙微子也未免徇左氏太史公之無識曾不少悟夫子以微子去之爲殷之三仁去之之去是去紂而隱遁也豈曰去商而歸周乎紂雖無道有必亡之勢是時周猶服事殷也不應微子遽畔其國棄宗廟社稷而先降于周不仁孰甚焉設如其說紂旣迫微子又何爲面縛銜璧衰經輿視于軍門於是時也武王不以故都封微子乃封武庚所以待微子者亦甚薄也以愚觀之面縛輿視正武庚祈哀請命之態武王不忍絕其商祀使復其所此仁人之心至武庚俟間倡亂而周公誅之而商祀絕微子不得已始出而歸周周公固知其賢久矣亟封于宋有客之詩益可想也加封二字且無明證此於事理曉然者莫有辨其誣是亦不免於輕信也至於孔子傳叙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母諱之不以告其父之墓此又何爲輕信也

卷七

魯齋集

美

退補齋

書聖人之家世而不典如此何以謂之學者合不以正而生  
聖人天命必不如是之僭也其書告陳恒弑其君之語謂齊  
人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橫  
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有  
曰孔子之歸魯非求仕也以爲父母之邦蓋將老焉此句大  
勝太史公其爲論也謂夫子於陳蔡無取焉以楚昭葉公之  
賢前後六年徘徊以俟及浩然有歸志猶反於衛者以須魯  
人之招也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論聖人與前一語如出兩人  
之手又言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其賢者凡十人而  
已豈非輕信乎其叙孟子也尤率心借不嗜殺人之句自發  
一段議論又以指習爲性爲孟子之失

其論子夏開後

卷七

魯齋集

七

退補齋

世排僞學之端其意亦有所指也朱子雖謂其晚歲粗知省  
悟終曰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至哉言  
乎今必有以細細剖繫之使後世無惑則吾之本原方明而  
吾之學力亦可以自慰也然其議論之差不勝其多今不暇  
條列更舉一二言之自入春秋以來鄭莊爲一大罪魁天倫  
蕩滅殆盡而蘇氏猶以賢稱之此大惑也自是之後鄭國數  
困於兵可亡而不亡者亦有其故齊秦晉楚之爭伯而鄭居  
于中遂爲戰場惟其地爲中國之險要得之尤必強是以兩  
欲得之而非一國之所能獨有也故雖甚弊而不至於亡及  
子產當國而伯業已衰不然則鄭覆已亡久矣安能待子產  
之出乎子產之才人孰不知鄭國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

晉文公不汲汲於得國在春秋時固未易多得蘇氏遽以王者之事許之則過矣豈忘卻聖人一譎字乎至悼公頻起諸侯之師以不戰困楚此亦一譎之餘風恐古人屈人兵者不如是也其論樂毅也不知身自墮於戰國之習所言不根於義理反指書生之論以爲笑此其深病前乎此齊國伐燕矣孟子教之曰反其旄倪止其重器置君而後去之此則庶幾乎王者之事齊宣不能用不足責也樂毅自謂數奉於君子而亦不知出此旣已席卷八百年之積聚歸燕顧乃久徘徊於二城之下果何爲哉烏在其爲奉君子之教蘇氏以爲智勇相敵勢固然耳此爲實論乎凡此之類豈筆舌之所能旣足下潛心今古識見迥特議論淳正比蘇氏尤爲峻潔蘇氏之傳惟伯夷傳實以夫子之言此爲最淳其論亦簡明抑揚頓挫有餘味也足下已載其論而去其春秋兩辭尤見高識其間亦尙有些小徇蘇處更望玩索無急急於成甚幸但各曰古史要錄未爲正大蓋蘇氏門下不是著腳處昔司馬溫公嘗編稽古錄極爲簡要稽古之義亦甚大擬欲易爲信古錄如何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夫子之謙辭此名也今此錄是錄其古之可信者此實也又有一說足下別錄洙泗師友淵源所以尊道統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此舉甚善但不以帝王本紀統之似失其所以承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若於春秋後自作洙泗師友一門然後繼以隱逸異端功利兵法刑名縱衡諸家如何後世封諡不足

卷七

魯齋集

天

退補齋

爲聖人輕重盍去之目錄中歷代諸臣恐須列其姓名庶分曉易見本中悞家脫落尙亦有之荒陋無以復來教有辜下問之勤不敢不盡所願言程子謂致知用力之方凡一言考古今別是非居其次以讀書講明義理爲第一此正是識本原可達聖賢之正路也足下已幸需次差久得以究朱子之淵源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願急急更於四書中夙夜探討涵泳其中義理無窮無盡果能用力於此則考古今別是非特餘事耳更於應事接物得以當也出而事君小則承流宣化大則謀王斷國真可以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揚民彝不爲虛語矣不審高見然之否不宣

答葉通齋

卷七

魯齋集

无

退補齋

某餘日無幾急於聞道思友朋之誨教如饑如渴故不敢以頻瀆爲憚况辱溫詞誘進而可甘於自棄乎連拜金薤琳琅之章喜甚慰甚如獲弘璧不忍釋手所以藥其狂誕者至矣非一感之可既但某一時之言龐雜有悞尊聽旣蒙導之以盡言不敢自嘿切謂集家語者固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語中集其精粹而爲論語者疑子思也尊兄亦以爲恐或有之止是其下一必字太死殺爾尊論曰非子思所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爲子思所著也集字與著字大不同集者合衆人之所長著者明一己之所見或恐高明偶未見察某所謂著書自子思始者指中庸而言非謂家語也措詞不明皇恐若古家語之不存王肅引孔衍之言曰王肅反諸書雜錄以補



其亡非中庸用王肅之詞是王肅用中庸之言妄加哀公曰之類甚明此朱子所以言家語之多疵是晚年之論無疑朱子於四書至死修改未畢因門人之疑而修改者歷歷可攷此朱子遷善之盛德而不可泯沒者但學者不可妄有指議苟有證據不妨致疑於其間是勉齋通釋之例云爾今不曰可疑而徑曰疵此大病也高明之賜宏矣魯經之編固知犯大不韙駭人觀聽吾兄見愛之深惟恐某得罪於名教諄諄誨諭懇惻真實至矣愧感愧感但尊論尙有回護未忍盡斥其非則愚見猶有未能釋然者不敢不更陳之尙賴傾倒忠告尊論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動未爲不可是經體之當然明矣謂夫子之微言非可以緒分而類合恐有所未盡是書也若夫子之所自著前後次第有微意焉是誠不可移動也三聖之於易夫子之於春秋各自成書而輔嗣杜預與之破碎其罪大矣此書雖集夫子之格言初無前後次第之可考又非上下貫通以相承雜出於眾手之所紀當前者或後當後者反前夫子之言與門人之言雜然失其倫次顯然可見未知其不可移也尊論謂句句自然意味微妙無窮者畧無所損也學者隨其逐條章指曲折優柔饜飶者亦無所妨也南軒類聚言仁此卻是摘撮看文字朱子病之誠當也此則於一部全書無少無餘非摘撮比也昔謂之語不爲之類合可也今謂之經恐不可不類合也隨步換形各有攸當政所以上承毅齋先生尊經之意未審尊明以爲如何區區之愚

以尚書一典叙事二謨叙言故欲以事先於言者首以溫而厲者以此章包含夫子之德容渾然全備故欲冠於篇端如堯典之欽明文思也此義既未明今當去之尊論謂雖記錄之書亦自各有意義某亦嘗聞之朱子固曰首篇多務本之意八佾皆禮樂之事公冶長論古今人物先進評弟子之賢否微子多記聖賢之出處此亦因其近似可以推測者而言使集論語者果有此意則篇篇有之不應斑斑零亂如此竊恐後學因此強推之必立一說籠罩傳會穿鑿爲害不小又如堯曰以下雖無子曰發端亦恐夫子嘗言之故錄於此若曰門人舉此以見聖人相傳之意恐不應不分不曉如此含糊也若曰始以務本繼以帝王之相傳卻是著爲此書非記

卷七

魯齋集

三

退補齋

錄也孟子篇終卻是如此意分明此致是著書之體尹氏遂曰以子張問政繼堯曰以明夫子爲政可知已蚤是有些傳會苟如其言則克已復禮章吾道一貫章又何慊於五美四惡乎若以政爲急則爲政以德章又豈不勝於此曰記錄則前後無序非病也曰著述則步步可疑尊明以爲如何孟子固一手之書也本自有條理政欲學論語故亂其次序惟趙岐解此意總作三節說一曰時君咸謂之迂闕二曰與弟子答問三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雖曰不可移動而朱子編要畧已創例於前矣尊見以爲如何尊論欲以格言大訓與答問爲經餘則爲傳此言簡徑明白敢不佩服然只此規撫則亦不免移動矣然鄉黨一書體則經也今當爲傳乎堯曰至公

說當爲傳乎當爲經乎更乞明賜提警三陽之慶未遂捧卮  
爲壽於通齋之下仰止耆德天錫難老以柱石吾道不勝東  
望頌禱之至不宜

卷七

魯齋集

三

退補齋

08054

魯齋集卷之七終

